劉齋集 卷六

墓表 行狀 行狀

5563.8
3024.1
v.6

共七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剛齋先生集卷之十一目錄

墓表

從曾祖不諼堂府君墓表
愚谷黃公墓表
叅奉李公墓表
晩悟金公墓表
贈吏曹叅議具公墓表
通德郎朴公墓表
學生朴公墓表
學生李公墓表

東248398

學生鄭公墓表
贈參判宋公墓表
山堂崔公墓表

諡狀

判尹贈左贊成密川君朴公諡狀
府使贈判書閔公諡狀

行狀

眞靜齋金公行狀
湖隱申公行狀
竹梧堂金公行狀

剛齋先生集卷之十一

墓表

從曾祖不諼堂府君墓表

嗚呼此淸州之靑川歸晩里艮坐原我從曾祖不諼堂先生墓也　崇禎後三甲子玄孫欽書奉玄和移厝距舊壙十里弱矣欽書旣埋誌又將治石樹表屬余識之曰誌旣詳矣撮略爲文余之陋劣實非其人顧以匊齋景仰遺風倍於他人則亦安敢有所辭哉我恩津之宋祖於高麗判院事諱大原而世有文行麗季執端諱明誼著名於鄭圃隱李牧隱諸賢之間

本朝則雙淸堂諱愉之隱德西皐諱龜壽之至孝睡
翁諱甲祚之大節世之所欽誦而睡翁第三子尤菴
文正公諱時烈道德學問爲東方大賢公其嫡曾孫
也祖諱基泰同知中樞府事考諱殷錫縣監 贈吏
曹叅判妣 贈貞夫人密陽朴氏掌令承健之女婦
德克備甚爲文正公所稱許公諱一源字伯純生于
顯廟甲辰卒于 肅廟癸巳享年僅五十因筵臣陳
達辛巳除氷庫別檢翊衛司洗馬庚寅除 王子師
傅皆不就公幼穎悟岐嶷文正公甚愛之其謫德源
長鬐也公年纔踰十歲使隨侍於南北謫自敎課而

公承受克勤辛酉公之丁內艱也懼其過毁傷生使
讀禮於左右浚加調護而公服習益浚公德器之成
就實基於此其平生受用及訓誨子弟者不外乎小
學一書壬申縣監公遘癘危劇公割指進血及喪拘
於俗忌莫能臨視者公與諸弟手執殮殯咸易兩盡
事繼母申夫人志物之養竭其誠力同知公老而傳
家公替行薦獻粢盛之需預謀蓄儲四時正祭非有
喪故未嘗廢闕辛卯居同知公憂時氣血向衰而執
禮甚嚴疾已作矣而猶不進薑桂制未及除而竟不
能起配南原尹氏郡守以健之女先公一年而生後

公三年而沒始窆之家後後幾年祔公墓嗚呼公自遭己巳禍變遂廢擧業奉文正公臨命遺訓而益自惕勵以不謏名其舊堂講讀於其中以承先啓後爲究竟法其持己之約御家之嚴睦婣之敦皆有成規而天不假之以年宗黨靡所依歸士友極其嗟惜氣數之厄何其甚歟

愚谷黃公墓表

昔栗牛兩賢從祀之請久未蒙允 顯宗癸卯進士黃公尙中上疏申請言甚切至而斥醜正者以點翳日月公嶺南人大爲黨人所仇嫉幾不得奠安厥居

而公悠然不以爲意 肅宗乙卯鑴穆托禮論構士
禍株棘尤菴宋文正公于長鬐而戊午嶺人在憲承
望鑴穆風旨上告 廟疏公與翠巖蔡公河徵竭力
對辨以詩送蔡公謫行而無嗟勞語蓋其尊賢尚德
得於天性所養之厚所守之確亦可見矣公字季通
號愚谷貫長水新羅侍中瓊爲鼻祖至翼成公諱喜
佐我 世宗致太平國朝相業爲稱首於公爲九世
祖也高祖伯倫參奉 贈參議曾祖贇參奉 贈參
判祖時榦正郎號七峯考煌別提蘊德不售娶都事
冶罏宋光啓女无育取公爲嗣正郎弟監察廷俊之

孫學生燧之子宣城李璲之外孫也生于　萬曆己
未幼穎秀聰慧及長受業于申百源碩蕃之門早擅
詞章譽老峯閔公鼎重兄弟皆樂與之友事親孝侍
疾晨夜不懈嘗糞以驗差劇及歿廬墓三年喪祭以
禮伯兄早歿敎養其諸孤如己子事仲兄致其愛敬
推之以盡敦睦之誼焉辛丑中司馬大臣以篤學若
節薦于　朝者九而竟坎坷識者恨之庚申八月二
十九日卒于泮舍丹巖閔公鎭遠爲之治喪以反之
翌年正月合窆于配安東權氏墓龍宮天德山枕亥
之原也權氏考尚義有婦德男長汝翼次命翼无后

進士成久徵文道顯李光井婿也孫男壽聃壽望壽
石女權希運李允馥庶出曰壽衍及申思遂曾玄以
下不能盡錄今來請文者六代孫守默而與其兄智
默皆登上庠云余實無文又甚病昏何以闡揚公之
徽蹟接公之友晩隱申公頌以天姿溫醇而不喜夸
毗中心樂易而不飾邊幅稱公而人不以爲阿好公
之所以行已者槩可想矣若癸卯戊午樹立之卓犖
非定見無所撓奪於利害禍福者能如是乎然則吾
先子太con中兩間人三字淩知其以聞者之失實遂
敢忘僭而特書之以爲後人考焉

參奉李公墓表

栗谷李文成先生伯兄參奉諱璿早世有二子公其季也諱景恒字常甫先生旣定居于石潭築室立祠迎奉丘嫂郭氏俾主之公自是侍先生受要訣四子心近等書或京或鄉未嘗離側先生歿公號慕如喪父及葬而歸以路遠不得以時省掃每風雨霜露爲之愴深焉公生于 嘉靖乙丑六歲而孤十八丁內艱制除娶丹陽禹瓛女家于海州之立巖距石潭七八里與先生諸門人講討舊學於隱屛精舍濴有自得兼治擧業早擅能詩聲累屈省試人皆寃之公悠

然不以介意公長於淸寒因婦財始爲家而亦能喜
施與斥土以濟貧窮婚喪終致屢空不以悔恨其輕
財重義蓋如此壬辰倭難　大駕西幸公扈從授直
長當昏朝廢科杜門丙辰羅崔叅議沂海禰爾瞻等
必欲眞冀輿及原情光海曰李景恒有賢父兄必無
所犯爾瞻等又以爲罪名自別不可全放遂謫槐山
八載而　仁廟改玉特除司贍寺衆奉公以衰病不
就年六十五而卒于　萬曆己巳葬州西之高山大
寺洞負癸原禹氏先十載沒同原異壙自先生道德
文章大爲黃王兩　詔使所敬服中國人亦知吾東

有德木之李而公爲先生兄子則其系不著焉公外
翁習讀諱遠城籍善山公男秐典簿嘗宰懷德見推
重於尤春兩宋先生二女婿士人吳達政縣監閔希
遠而曰神結級側幽也典簿一男五女男厚徵宣敎
郎宣敎三男二女男緬紘紭緬以經術行義聞玄孫
以下不盡錄嗚呼述公行者緬之男華翼而追記所
聞其何以詳之但以一時諸先生稱道則牛溪成文
簡公曰休休有古人風沙溪金文元公曰任眞樂善
重峯趙文烈公曰如常甫可謂無愧爲大賢子弟斯
足以徵於百世矣何必多乎哉公墓將樹表公後孫

禹彬遣其族子魯傳謁余識其陰以不文辭不獲遂略書此俾歸刻焉

曉悟金公墓表

公諱溭字尙古道康人道康今屬康津道康之金其系蓋出新羅而文獻無徵其可知者自高麗司醞署同正諱原卿始尋傳至諱懷鍊入我　朝錄開國勳官漢城尹於公爲七世祖也高祖希說海州通判曾祖若休　順陵參奉參奉三子長曰鎔次曰鐸有文行無子子兄子應祿早歿無育公以其仲兄隼資監判官應吉之子承命出后焉所生妣咸陽朴氏奉事

忠達女所後妣平澤林氏其考桂戰亡于丁酉南原之役公生于　萬曆辛卯八月十五日性孝友文藝過人光海斁倫遂廢舉業自號晩悟托意詩酒放跡湖山伯兄濕及七八名勝日與相隨有松亭修稧圖傳于宋壺巖致中家　仁祖丙寅薦除司圃署別提不就丙子以後益無仕宦念年五十三而沒于　崇禎癸未五月二十一日葬于泰仁之古縣西銀石洞酉坐原從先兆也初聘平山申氏直長天應女有婦德再聘礪山宋氏僉樞大臣女公沒教諸孤嚴有法度後公五十四年而沒治命移申氏葬並祔公墓男

長南衍次重衍次義衍女適李永夏趙相韓南衍及
二女申氏出也南衍娶郡守延安金敏學女生四男
二女男長商礪尤菴宋先生之謫德源也從鄭公祥
龍抗章伸理次商舟次商楫武科早沒次商雨女適
縣監李泰憲士人李必茂曰商晦側出重衍娶一齋
先生曾孫星山李斗亨女生二男二女男長商英次
商說司馬女適趙祖宣洪亘源義衍娶兆陽林善之
女無育子商雨李婿一男尚楷趙婿二男汝鼎汝愚
曾玄以下不盡錄公幾世孫進士致膺鏶公行來示
余曰家乘失傳居家莘行多不能詳是爲後孫之所

痛悵將樹表于墓願賜一言以識其陰嗚呼公志節之偉然實有人所不可及者而其嗣孫之能爲大賢辨誣於火色熏天之日又可見所受之正矣欲知公者宜觀於此何必多述余以無文辭謝不獲而病未滋筆進士君遽歿矣今其從姪坪以其遺意來督之遂愴涕而略書之如此云

贈吏曹參議具公墓表

屛菴具公壽福己卯賢而其弟副提學壽聃靜菴趙先生門人也禍作之初屛菴公以天曹郎力折袞貞姦謀而仍賴鄭文翼公光弼力救靜菴諸賢減死杖

配公亦只收告身及諸賢加罪而公屛居于報恩之
九屛山下後爲求禮縣監以沒副學公亦以直道爲
乙巳凶黨所仇謫甲山仍 賜死二公墓吾先子實
銘之而至 正宗朝屛菴公 贈副提學副學公
贈吏曹判書屛菴公第二男奉常正忭爲伯父郡守
壽延所子是生奉事光源 贈承旨是生副司果彙
以原從勳亦 贈承旨娶商山金大升女無子而卒
金氏托從子洛洲鳳瑞取公爲嗣判書公玄孫也所
生考枋當光海朝不事舉業上疏斥廢 母議妣平
澤林氏僉正忠幹之女公諱鳳羽字景耀生于 萬

曆壬子沒于 肅宗辛酉皆正月十三日也公自幼少舉止安重無疾言遽色孝性出天早失恃養於庶母待庶母盡其道出後時甫八歲以衰服詣靈座顏色之戚哭泣之哀見者異之稍長受業於洛洲公文辭日就見識通明洛洲公甚器重之居家處官有事必諮詢焉公嘗在京城時九菴先生擢生員試第一伊時榜首蓋極選也主試者致其難愼以問於吳楸灘允謙楸灘又問於丞公丞公答曰斯人之德行文章宜爲一世師表豈可以區區榜首論哉公方妙齡而有是問答其見重於人如此壬午中司馬甲申拜 宣

陵參奉因事遞戊子遭所生考喪公雖歸養金夫人
而持制不少懈期年啜粥三年不食菜果乙未金夫
人沒殯斂葬祭一遵家禮情文俱備哀戚過制同門
金獻納鍋語人曰具景耀居喪加於人數等矣旣永
感遂絶意進取杜門求志溫繹經傳探究理義爲終
焉計而暇日輒杖屨徜徉於山水所與講討遊從者
申百源碩蕃趙損菴根洪晩洲錫箕及金獻納兄弟
也公淡於一切世味平居無一事營求而惟盡心於
奉先尊宗每値先忌自月朔不酒入齊日雖盛寒必
沐浴具需必監省裁截之餘雖微必藏不許人先食

及祭哀敬並至到衰老如一日且懼先徽之未獲闡
揚則樹表于屛菴公兄弟墓而並以洛洲公神道碑
謁文於長鬐謫所而刻之伯氏早世公撫育其遺孤
如己出幼而衣食長而冠婚必先於己子推而及於
疏遠極力周恤貧窮婚喪多賴而得濟公嘗曰士之
不能保名節專由不明於義利之分有言利者必正
色責之又恥末俗之徒尚詞華所以飭躬勉人務從
實地而人之情態累變者鄙之談鋒太峻者惡之其
踐履之正操守之堅實有人所不可及者公與尹鑴
素相厚一見其心術詭秘絶不復往來鑴秉銓除內

侍敎官公不惟不就遺戒勿用新銜此非可見其一
端者耶公雖患重病未嘗作呻吟之聲在傍者或不
省其方痛定力之堅固可謂同符於判書公之據几
退熱而家人未知其遘癘已七日矣公稟賦超凡充
養有素而位不稱德未展所蘊豈不可惜哉其 贈
吏議以孫同樞始元推恩也配慶州金氏冲菴先生
玄孫判校 贈都承旨聲發之女仁厚聰明事君子
無違奉祭祀甚謹六親咸稱之先公二年而生後公
九年而沒始皆葬于元巖洞再遷而合窆于旺米之
館基懸谷甲坐原距屛菴公墓幾武而隔一麓具氏

綾州大族系出己詳于屛菴墓男長爾天贈吏叅有孝友卓行次爾性贈吏叅爲洛洲公後四女適叅奉宋奎昌進士金渭鄰右尹申慶濟士人姜邁長房男始元同樞始重副護軍孝行趾美始萬始煥始大女適士人李璘進士李汲曰始赫始濟始彬及爲郊最重妻者庶也次房男始亨同樞次始興宋奎昌男夏績夏明夏亨長仲皆監役女申必混沈世維李萬齡金渭鄰男喜精喜重喜剛喜鳴女柳春星曺沆申慶濟男鎏鎣漪女李道胤金德祐姜邁男百慶女兪山重曾玄以下多不能盡錄其顯者玄孫學令晉

行正言文行五代孫獻納玄默正言定默也今營立墓表者曰顯默致默以契誼之重屬余識其陰辭以不文不獲謹撮家狀如此云

通德郎朴公墓表

泗川朴氏鼻祖高麗開國功臣嚴毅公諱述熙入我朝有工曹典書諱諶按節海西遂奠居于海州後裔蕃衍爲州之巨族其以學行顯名于栗谷李先生之門者諱汝龍號松崖以先生薦官至正郎壬辰倡義扈　駕錄勳　贈左承旨即公之六世祖也曾祖贈左承旨諱之光祖　贈大司憲諱就道考通德郎

諱載華有孝友篤行聞于 朝復其家妣仁同俞氏虞侯世謙女梱範克備不喜巫覡有女士風擧六男公其季也諱蕆字秋叔生于 肅宗乙酉八月十三日沒于 英宗壬辰九月十七日公天質甚美前徽允迪孝而盡禮祭而致敬議于諸兄爲置墓田而祭之一遵要訣儀存心以忠信爲本而言行無表襮接人以和敬爲主而親疎有辨別栗谷先生設鄕約於海州久遠廢墜鄕綱不古公嘗主讀約而慨然有意於修擧而振肅之一鄕倚以爲重焉公之沒士友有以正直忠信誄之曰非觀其行而知其心者孰知斯

言之不誣斯足以銘之何必多乎哉配坡平尹氏通德郎聖徵女性度端方女則修備 肅宗丁亥生享年四十二生一男慶偃有至行女適崔一愚李範緯金基遠繼配順興安氏同知祿女事君子無違待宗族甚厚 英宗丙午生享年五十五生四男慶倫慶健慶任慶僴女適鄭煥文並祔公墓州西石潭潭基洞負艮原也孫男瑞天致煥致平致昌女適李秉長房出致珏致格女適崔永美李昌鼎李舜載三房出而致珏爲仲房後致謙致讓女適權樞崔步之煥季房出而致謙爲四房後曰永明崔壻一男鄭述祖金礪

琢李鳴龍崔浩訓李壻四女而所子者曰翊堯曰精
善在善佐善柳夏鳴金壻子壻源福源祿李勸義李
根義鄭壻子壻曾孫勝冠者致煥長男能發後瑜天
致珏長男能義致謙長男能擇致讓長男能洙也致
煥從余遊以其季父意請書公墓石余未及副而其
季父遽沒可悲也遂强病撮其家狀如此云

學生朴公墓表

公諱泰元字子長密陽人上祖曰密城君諱彥忱我
太祖朝有諱仁奇以原從功臣始家于北關之永興
十世而參奉諱瀷與從叔虎卿及弟浚堂弟泳自承

來遊於我先祖允菴文正公之門是公之高祖也曾祖諱松壽祖諱東望考諱星采娶延日鄭昌禹女無育再娶平壤裵晉弘女以 英宗壬子十月九日生公裵氏性端一教公有法度公少從師受業不以祁寒暑雨撤其往來闕外祖喪數月不內癸酉甲戌荐遭內外艱哀毁甚守禮謹配全州朱氏斗文女甚執婦道先公四年年八十三而沒葬鎭山坐丙洞午向原而虛其右二男師格師吉縣監魏迪喆其壻也師格生允新允赫允煥允炫允赫出后從叔師吉子允煥而一女適金聲重允新男鎭恆允赫男鎭鼎鎭觀

允煥男鎭濟鎭坤允炫男鎭謙曰民古鎭恒幽而餘
幼歲己巳鎭恒以叅命齋文正公簡帖徒步訪余修
先誼也見其容止知公教之有素越三年辛未冬復
曳衰至曰曾大父以前年九月十九日沒而鎭恒承
重居憂矣權葬以待吉運將合窆之而樹石以表之曾
大父性恬雅嘗治公車業既而曰此徒令人壞其心
志不復應舉而力田勤書教課後進挾冊於門下者
七十餘人表石之立諸生之助也願賜一言以記其
陰余固非不朽人者而不忍孤其遠來之意撮其狀
而略書之如此公其安分自守無求於外者歟

學生李公墓表

韓山李公奎祖初名亨祖字士元牧隱之後有郡守諱仁敷奠居于海州三傳至直長塡生一男榮棫後於其兄墉是爲公之高祖曾祖埉祖壽源考瑾世以篤行見稱於鄉黨妣牙山李氏海州吳氏吳氏考道潤公其所生也性孝友力田養親自以古家陵替發憤力學藝業既成屢占鄉解輒不利於省試人甚惜之公父病斷指進血及喪哀戚甚葬祭無違禮後喪亦如之其所師沒爲之心喪事兄如父視兄子如己子有夭沒而孤寡寒餓爲營田宅給其衣食嗚呼公

之制行可謂當求之於古人中者也晩年家稍贍惟
務盡於享先接賓而薄於自奉常戒諸子曰吾事親
之日未極滋味今可以重其肉而華其衣乎推贏餘
以及門內事邱嫂梁氏烈行彰 旌褒之典而其子
不能經營棹楔公極力助成之州東平山界有牧隱
先生遺墟水石擅勝濯纓臺詠歸亭尚傳其名而芳
躅蕪沒且累百年公慨然興歎謀于搢紳諸宗鳩財
摹影建祠妥侑於是乎後承得有所瞻仰士林亦以
爲依歸此甚盛舉其成也固有時而公孝思之及遠
實有所不可誣者矣公生于 英宗丙寅歿于今

上辛巳享年七十六初娶慶州崔坫女生二男一女再娶順興安昌道女生一男二女男和秉乘秉先公没趙絅尹秉弼朴能坤其婿也孫男堯載舜載禹載湯載長房出文載武載仲房出周載季房出曰輔周尹婿出曰龍俊龍鳳朴婿出而堯載一男福一福三世葬州西內芝之洞其西麓斗武洞之癸坐原公之墓而崔氏安氏祔焉公不知余陋拙將乞文以銘其先墓而未果今乘以遺意曳衰至並以記公墓石爲請余旣不忍辭於彼遂復撮家狀于此時　崇禎四壬午仲冬日也

學生鄭公墓表

公諱志泰字大之晉州鄭氏祖於高麗通禮門祇侯
侁者世最遠簪組蟬聯始仕我 朝爲監察者曰雲
歷司正孝誠府使長孫縣監世昌至諱仁平遊李龜
巖楨之門號樂眞軒自是稍不振以至行相傳有蒙
褒贈之典著于邑誌樂眞男弘祚羅崔承慶獄置對
明白嶺之人多賴而得免世居晉州有黨人之目郭
世楗之投疏構誣尤菴宋文正公有諱斗齡以世楗
切姻獨不給名帖大忤於其黨是生諱弼瑞亦以孝
聞是生諱經周益知尊尤翁不撓於衆咻是生諱采

爲伯父諱彥周後公之考也妣海州鄭氏學生虎臣
女公生于 英宗壬申資質甚美自幼言語動止儼
若成人及長剛介好善而尤篤於孝友定省滫瀡殫
竭誠力遭內艱毀幾滅性撫愛諸弟倍於平昔而一
妹年幼負抱提携不暫離捨奉養尊公甘旨必具而
有所餘必請所與及其晩年善病則藥餌酏饘手劑
口嘗罔或少懈丁憂初終葬祭一遵家禮及備要守
禮甚嚴三年之內足不及中門纔外除有內患甚重
擧家憂遑公不肯入診伯父强之而後勉從每値忌
日必先期齋沐奠獻務盡豐潔旣祭獨處外堂竟夕

哀慕此其制行之人所難及者而晚卜築于楸下扁以山澤而兄弟會處極其湛樂不以榮利罣懷又非能知内外輕重者歟性又喜客親疏應接一以誠心談論之際和平樂易而至於邪正之辨則不少饒假家稍溫當歲儉則親戚知舊之窮乏者極意周恤公嘗曰爲士而不學問則難免於牆面書揭敬齋箴於壁上出入寓目以爲修飭之要敎子姪惟勸課以經傳而每語之曰我東儒賢矜式於當世型範於後代者指可多屈而其最著者尤菴先生也此奚但誦前言而已其必有實見而家傳之有自亦不可誣矣年

四十二而卒于　正宗癸丑始葬于州東白巖洞後
三十一年癸未改窆于固城之禾巖亥坐原配西原
鄭氏僉樞東羽女寒岡先生七代孫也柔婉貞淑婦
德克備先公一年而生後公三十年而沒祔公墓男
長時穆次安穆二女適李景暹金載憲長房男錫愚
女適鄭麟賢次房男錫奎一未名李婿桼于膺峻金
婿一男鑽安穆將樹墓表謁余識其陰辭以病且無
文復因余族叔桼奉煥謙力懇而再三至遂爲之撮
其家狀公以殊凡之禀賦有過人之行義而趨向克
正志操可尚生長下邑安分自守不爲人之所知而

今拙陋之言又不足以闡發幽潛則可慨也已

贈參判宋公墓表

嗚呼此懷德治北芳登山乙坐之原卽故僉樞　贈參判諱麒瑞字聖之之墓也我恩津之宋祖於高麗判院事諱大原而世有文行麗季執端諱明誼著名於鄭圃隱李牧隱諸賢之間　本朝則雙淸堂諱愉隱德不仕縣享靖節祠再傳至監正諱遙年以文譴進弘毅精敏有公輔望歷郡守諱汝霖　贈執義諱世勉監役諱璉又再傳至處士諱綏祿際昏朝賊臣纘男脅公以儒疏公斥以大義凶黨氣沮高祖諱時

尹 贈戶曹叅判曾祖諱德新同樞祖諱廷老通德
郎考諱漢俊有純孝行奉親極志物之養每月朔望
別設酒饌邀親戚共娛配昌寧成氏公以 景廟庚
子七月十三日生性至孝自幼遇時物不敢先嘗及
長常以承順爲事便身養志冬致其溫夏致其凊母
成氏嘗患面腫九朔沉痼公吮膿舐血復常乃已先
公在積痼中蟣蝨盈頭而病不勝梳公乃自嚙其首
引其蝨及其劇也嘗糞禱天其遭內外艱頓絶方甦
三年之內日必號哭登墓當晝餘之日必致如在之
誠以七耋猶老授僉樞卒於癸亥二月二十四日得

年八十四後十四年　當宁丁丑道儒以公孝行竟達　天聽貤以亞卿斯可見公議攸在天理不忘也配文化柳氏世采女配德無違咸稱孝婦生三男四女男長慶文次祥文次一文女長適朴龍欽次金在寬次金漢一次安之柔長仲二房俱無子三房男長秀覺次秀彥次秀學秀覺后仲房秀彥后長房長婦崔氏季男一文俱以孝稱若公之孝可謂有所受而有所授矣嗚呼公之純誠篤行諸君子之挽誄闡發無餘至若性潭先生則以篤孝濙誠妥享純禧稱之斯實蹟也今於墓文之托余何可以不文辭遂略撮

家狀如此云

山堂崔公墓表

羅州治東四十里細花面佳芝洞之負甲雙墓山堂崔公諱思成字漸卿之葬而配全義李氏祔左者北距其考司勇諱瀲之墓爲幾步焉公十代孫達謙賷公遺集一冊並以世系來示余曰吾先祖墓舊有表而見失今將改豎石已治矣吾宗僉意願得一言以識其陰而世既遠遺蹟徵逸可考徵者只此而已余固非闡發幽潛者而病且無文亦安忍孤其遠來之勤意哉按崔氏系出全州著自高麗侍中文成公諱

阿歷中郎將諱龍鳳同正諱乙仁至諱霑入我 朝
爲戶曹參議是生諱德之 文宗朝以藝文直提學
年未至而告老一時如朴醉琴諸賢莫不高仰之爭
爲詩若序以送其歸後澤堂李公爲作後序而言其
有淳德高節正學卽司勇公之考而世所稱煙村先
生者也司勇公娶密陽朴氏某官某女擧四男公爲
其季生于 天順戊寅沒于 弘治辛亥得年三十
四公胚胎前光才氣志尚有過人者早已學爲文章
汪洋滂沛而並治公車業遊於寒暄堂金文敬公門
聞爲己之要則復根究乎性理之蘊俯讀仰思晝夜

不懈而尤致意於明倫闢異喜淡泊絶浮華不以毀
譽而動其中不以飢寒而變其守其所自期者實不
尋常而天不假年竟不得充其量惜哉盖氣淸者數
局而然耶南秋江著師友錄殷以公名而曰茂才篤
行知其師性潭宋文敬公序公遺文而稱其出於正
見明識嗚呼百世之下可以知公者其在斯矣李氏
考叅議若水一男濱交萬戶萬戶一男彥濟進士女
適生員尹衡進士三男福男僉知祉男奉事吉男主
簿一女適縣監文後素至今後裔居于靈巖靈巖煙
村休退之鄕也士林立祠俎豆之而追配公　肅朝

辛酉宣額鹿洞書院曰山堂者非所以名其室也公喜讀書山堂遂以自號云

諡狀

判尹 贈左贊成密川君朴公諡狀

公諱崇元字尚初朴氏世爲密陽人新羅王赫居世之後其始譜者高麗糾正諱鉉入我 朝有諱剛生副提學 贈贊成於公爲六世祖也高祖仲孫吏曹判書靖難功臣密山君諡恭孝曾祖楫禮曹參議贈吏曹參判祖光榮禮曹參判考蘭郡守 贈領議政密平府院君妣全州李氏羅城令清之女也公生

稟美質及長好讀書年三十三登　嘉靖甲子文科
補權知承文院副正字無何由兵曹佐郎遷司憲府
持平司諫院正言務持風裁已而選入弘文館爲修
撰校理陞承政院同副承旨其後出爲江原道觀察
使入爲承政院右承旨或以拙言於　上宣廟下教
曰世人皆巧崇元獨拙予肅取焉未幾由掌隷院判
決事出爲平安道觀察使　名入爲司憲府大司憲
明年又爲忠清道觀察使　宣廟教曰崇元不安居
於外遂留不遣入承政院爲都承旨　萬曆壬辰倭
奴入寇不旬日犯京師　上西狩扈衛單弱公直禁

中嘗以殉國涕泣從　上嘉其忠解寶劒以賜之未
及半道諸臣多亾走　上顧謂公曰卿何獨間關從
予乎公泣曰臣世臣也當　國家艱危之時有死而
已　上爲之改容六月復拜都承旨擢資憲大夫
漢城府判尹會天寒遂患泄痢　上憂之爲解御衣
以賜之命醫調治竟不起卽八月四日也享年六十
一　上震悼賻襚有加後四年二月某日葬于淸州
之靑龍原　上遣官賜祭甲辰追策公忠勤貞亮效
節協策扈　聖功臣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
兼判義禁府事知　經筵春秋館事　世子貳師密

川君　賜田民俾子孫不失其祿元配曰　贈貞敬夫人某郡李氏某官某之女無嗣繼配曰貞敬夫人某郡趙氏縣監彥國之女也祔于公墓有一男五女男耆賢㝛溪君女長適張雲翼判書次適黃有慶生員次適閔大仁次適趙英俊翊贊次適愼訴㝛溪有一男安吉㝛與君曾孫男女若干人　崇禎之世公庶孫節制使安義嘗從　孝廟入瀋陽負　顯廟備經艱險卒能侍御而歸於戲　國家有難公祖孫先後赴難知有國而不知有身何其忠也公後孫宗鎬來謂余曰吾先祖爵秩勳勞在國典宜有易名之請

黃判書景源嘗爲之狀未及呈于太常而黃公歿則
據例不得用而其後因循式至于今不肖等之罪也
頃有以圖之余辭以陋拙不獲而亦何用別爲文也
竊念年代旣遠文獻無徵於官資履歷亦有所不能
詳者而況居家行義立朝風旨又可得其萬一耶然
考諸策勳 教書有曰精金益勁良玉無瑕孝悌慈
祥居家有可觀之行清明公直事君以勿欺爲心一
接辭氣之雍容足見資禀之溫粹私交謝絕來往未
嘗求知於人王事不憚險夷惟欲竭忠於國 賜祭
文有曰制行端方秉心剛毅無他斷斷夷險一視嗚

呼絲綸之重百歲垂耀而公之平生大致實在斯矣爲謚議者豈可舍此而他求也遂謹錄之以謚于有司焉

府使 贈判書閔公謚狀

公諱汝儉字宗禮閔氏系出驪興高麗尚衣奉御稱道爲鼻祖自是名臣碩輔史不絶書 國朝留守審言 端廟遜位遂不仕終于家高祖粹吏曹正郞贈吏曹判書曾祖龜孫典籍 贈左贊成師事寒暄堂金先生語在南秋江師友錄祖齊仁左贊成號立巖以文章德業顯考思容郡守 贈左參贊妣光州

金氏直長昇女公以　嘉靖甲子三月二十五日生
早孤學於諸兄己丑中進士戊申選補參奉別坐參
奉時斥言官私囑遂見罷其言官後則愧服癸丑捷
謁聖第入槐院揀新進忤爾瞻纘男意被削幾十年
備邊司請收用有才廢棄者薦正字陞博士例遷典
籍授北評事多不就　仁廟反正軫西顧憂特除公
郭山郡守時朝夕待虜變子弟以爲憂公曰爲臣事
君豈擇險夷當死則死是職耳旣至相險阻即移郡
治於凌漢山城督吏民築城親負土石以先之不閱
月告成又以禦賊當先安民郡中宿弊一切罷袪時

皇明將毛文龍據我境椵島擾弊傷邑吏民不堪其
苦公揭帖以諭之毛爲愧屈西路賴之馬韉弊壞禍
裨請改造曰韉是戰具公曰向者倭變遇賊而走者
豈馬鞍不完之故哉以安逸爲戒常甲冑以終日夜
則枕藉至於額瘢而終不釋 朝廷陞秩爲守禦大
將仍兼本路助防將 賜教書以奬之有曰苟得如
爾者數人庶弭西顧之念公益感奮思所以報答嘗
會營內守宰約曰吾輩不幸當此多事同受守禦之
命早晚乘障當以軍法從事我退一步則公斬我公
退一步則我亦然矣諸宰外應而內憚 上聞公益

勵清苦特賜品服及其兄汝任以羅州牧陛辭 上
引見面諭曰予常嘉郭山濟州之居官人皆盡職如
爾一家國事何憂時公兄子機守濟州郭指公也聞
者感歎李适以副元帥巡到嚴飭幕裨使不敢侵機
及其將反檄召道內守宰於公獨不敢其見憚如此
公矢心致死遂從道臣至肅川界軍中夜驚一軍烏
散公獨按兵不動翌日收拾散卒追道臣還授其所
棄印信道臣大慙道臣欲令公退守本郡備虜乘虛
公責以大義曰何忍捨向闕之賊而退待未形之虜
耶及見都副元帥皆懸老如道臣言公皆不聽到平

山得家書不開封曰從我將士皆有父母妻子而不得書即投諸火將士皆感泣至江諸帥不急渡公慷慨先發有挽公者公絶袖而渡諸帥亦從之公遂從先鋒將鄭忠信南以興柳孝傑等至鞍嶺敗賊元帥較功多少未即告捷公欲亟紓 行在憂走急足以破賊聞因奔問 行朝於公州遂扈 駕還都時朝廷以元帥翫寇責令白衣領職而物論皆許公力戰故諸將遁潰逗遛者皆忌嫉公反嗾御史劾公公上疏只自明而已辭朝還任至順安道臣以久不還官竟啓罷之冬敍爲蔚山府使蔚自壬亂後久拋田畝

小民稱寃公私行打量只令平均而總數則視舊爲準民甚便之有漂倭見執以賂乞生還公只慰諭以國家好生之意而還之有武士討适有戰功而不見錄者伺元帥出執轡自言且引公屈爲證援又趙公澓及儒生上疏訟公自爲先鋒奮不顧身而被屈抑狀元帥畏惡公議丙寅冬追公賞陞嘉善時 朝廷行號牌法新令甚嚴而以下吏道病簿書未及期會丁卯正月被 拿命道聞虜警晝夜兼行聞虜益甚而且有和議憂憤發病遂卒於槐山村舍即二月七日也公聞虜變日慨然歎曰吾郭山時語任事者曰

某處險隘當如是某地平易當如是某事當如是施
某人當如是用不然虜當如是諸人皆不用吾言使
虜猖獗至此吾若至今在西必有一分之益病甚時
作知舊書恨不得馬革裹尸後跡虜始卒則公言皆
驗後以振武功　贈禮曹判書配全義李氏府尹廷
鸞女高麗太師棹之裔享年與公皆六十四而先歿
于癸亥閏十月二十一日同葬懷德三政洞戌坐之
原從先兆也有三男二女男長梓孝行絶異　贈戶
曹正郎次楷次桓義禁府都事廬墓不勝喪　贈左
承旨長季旅聞女長適正言鄭弘任次適縣監南斗

華正郎三男光晨光暹光昱長季俱以孝聞長除叅
奉不就季縣監仲出后一女適慶寔楷一男光前無
后承旨一男光昊一女適令沈光泗縣監六男元重
以孝　贈佐郞慶重爲伯父后而亦以孝除叅奉不
就應重以孝受　恩復永重履重度重光昊四男德
重行重晉有文行早沒徵重得重玄孫以下不能盡
錄其顯者府使鎭綱縣監鎭紘都事漸洙以孝蒙褒
典者　贈教官鎭運也公豐貌偉幹威儀嶷嶷尤厲
守高幸意直前恥爲歇骰之習志在宗國一飯不忘
淸嚴寡慾氷雪比潔其作文作字皆稜稜有氣力絶

無軟媚態亦可知其爲人也吾先子尤菴文正公撰
公墓碑致歎惜之意於結辭曰今距 天啓丁卯五
十五年矣其間世變有不忍言者使公而尚在必能
奮忠擧義不然則蹈海而死矣而以維公揭揭恥與
人隨守義直躬惟志之持不遇於時 聖主知之褒
及一家榮溢宗支逮丁卯歲虜入邊陲我師不競遂
從鑾縻公聞而奮五內隕隳疾病遂作俞扁莫醫遂
死于道不負 主知爲銘嗚呼欲知公者觀於斯足
矣餘不須詳焉公既蒙正卿之 贈宜有易名之請
公七世孫達爀屬余爲狀辭以不文不獲而病昏困

循達嫌遽沒常懷悵恨不能自已今來督成者其族弟持顯卽旄門兩派也以兩家世誼於幽明之間不可孤其勤意謹據家狀及墓文第錄如右以諗于太常焉

行狀

眞靜齋金公行狀

公諱德運字得甫慶州之金也自羅王麗朝有諱因渭平章事自是世有大官有諱稛佐我 太祖官左贊成封雞林君諡齊肅六傳至參議偉號晚翠以淸名直節著是公之五世祖也高祖諱光裕 贈貳相

弱冠捷生進兩試一等不幸早世未及遠到曾祖諱
慶餘副提學 贈領相諡文貞丙丁後有幽處大節
世稱松崖先生吾先子文正公撰墓碑祖諱震粹縣
監 贈吏議考諱重錫階通德受業於尤春兩先生
之門而蒙奬與姚成平李氏翊衛某女淑愼有閨範
公以 肅宗十三年丁卯二月九日生稟質端重自
幼不妄啼笑甫七歲喪母夫人仲父都正公昌錫取
養之都正公性嚴雖甚愛之敎必以法度公克遵焉
方德器漸就十餘歲不煩提督而文藝驟進通德公
省覲大夫人于仲氏盈德任所卒于客館公年方十

三哀毁踰節哭踊頓絶見者莫不釀涕乙未中司馬聲望蔚然座主寒圃李公健命玉吾宋公相琦皆一見嗟賞稱以公輔器公與尹公志述同肄業又同年契誼甚密庚子尹公在太學請改 明陵誌文被極刑時禍機叵測雖親戚莫敢往訣公聞其就刑不及屣履挺身奮往以好歸二字慰勉之而無嗟悼語及士禍文作忠良駢首公慷慨流涕無復當世意遂發公車浩然南歸終身不復渡漢津就松崖公舊庄與從兄陜川公鼎運同居共爨一室經史羣從團聚耽索間以吟弄塤篪迭唱和氣藹然常以早喪二親爲

平生至痛每値忌餘哀慟如袒括時時新之物不薦不先入口事繼妣宋夫人愛敬備至宋夫人性嚴每有過中丞與伯氏極其愉婉期於底豫及遭艱哀毁盡情文鄕鄰歎服篤於友愛少時在甥館讀書嘗深夜獨坐擁卷自語曰何以則拜吾兄吾之念兄如此兄亦念我不置因長吁不已外姑申夫人竊聽之語其子弟曰金郎孔懷之篤世無其儔云事伯氏如嚴父伯氏耆艾所居隔一岡鎭日往候軫飢寒躬扶護一如溫公之於伯康及喪葬前不離殯側遍訪宗族擇賢立后以承先祀而所以撫視有踰於己子有病

躕必携衾往視藥餌調護公時已大耋雖涉月彌年待其瘳而乃返庶尹宋公堯輔亟稱之曰人孰無叔姪之愛如某敦篤亦未有也然子姪宗族有過輒峻責不少假借待其引伏而後始降辭色尤謹於四禮一有未盡則終身以爲歉以宗家世促遞奉三世祧主日必夙興盥櫛拜廟當忌辰則前期齊沐終日淸坐以致如在之誠至於婢僕亦使澣潔衣服而無敢喧譁年踰八耋非甚病不使人替行替行則將事之夕衣服冠而坐待撤餕始就枕焉月朔必遍謁諸宗家祠宇傷親忌祀亦必往參而是日輒食素朋友訃

至爲位哭而不肉以故一朔之內不蔬素者無幾日凡係爲先事靡不用極金氏歷千年綿三國屢經兵燹文獻多未備丞懼其愈久而愈無徵乃遍考東史諸家凡三十六書世代名字及官銜履歷一一考出無不備錄彙爲六編盖諸金之所未有也汎濫羣書而尤喜歷代記史於古今治亂邪正進退之際未嘗不三復慷慨觸境感事發爲歌辭上自開闢以至今日凡國家之興亡世道之汙隆人物之臧否畢擧殫論凡三百三十一章名之曰東崖謏樂府時時諷詠以宣不平之意晩構數椽於松村之東崖瀟灑絶塵

扁以眞靜蓋取好學論中眞而靜之義也蒔花種竹左圖右書溫繹之暇竹笻緇巾逍遙於花竹之間人望之若神仙焉簞瓢屢空而處之晏如口不言財利產業平生未嘗有一點墨費乞字從氏監司公聖連累典雄藩一不干以私鄕居五十載未嘗一跡官府雖親戚儕友爲守宰則並與書牘而絕之常語子姪輩曰吾所望於汝曹非要取第做官只欲飭躬砥行無得罪於鄕黨而已後世以科目取人故人皆汨沒不能自拔而輒誘以門戶之計其所用心不過外慕竟亦何益哉謹言愼行入孝出恭斯可以保族安家

爲門戶計孰過於是又曰人須是安分纔不安分百
病皆從這裏出又曰聖門敎人不越乎日用應接上
如視聽言動出門使民皆是也然苟不於戒懼上涵
養其本源其何以精察於酬應之間哉又曰司馬公
有曰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吾一生持此
戒不敢失也又曰論人長短妄議政法非徒古人有
戒吾亦甚惡之又曰人之生也直若有絲毫不直便
不可爲人從此皆其素所踐履也故其言之也直切
懇當乃如此處朋友鄕黨一主誠信不以存亡而易
心於人少許可遇賞心人則款款傾倒見人之側媚

不正者不忍正視橫逆之來只順受每誦古人無辨
之戒人服其雅量焉雅喜山水佳辰勝日或携冠童
徜徉竟夕有時獨往遇會心處樂而忘歸酒微醺繼
以吟哦音韵清古灑然有出塵想爲文明白條暢詩
亦嫺雅溫粹不事雕飾櫟泉宋公嘗引朱子評韋蘇
州語稱賞其閒淡幽雅有遺稿若干篇藏于家槩入
銓薦戊寅始拜　懿陵叅奉不就乙酉是公合巹之
周甲也子姪設酌志慶公蒼顏白髮褒衣大帶端拱
而坐神彩不衰顧眄燦如見者皆稱地仙以爲天之
報施於仁人其理不爽云丁亥以優老　恩拜僉樞

九月初九日以微恙考終于貞靜齋享年八十一十
一月十二日窆于燕岐縣東釜谷先塋南麓坐庚之
原訃車所至莫不咨嗟曰君子亡矣配密陽朴氏士
人尚文女正言徵之孫生于　肅宗己巳卒于丙申
十二月初五日祔葬公墓左淑哲慈仁奉蒸嘗以禮
事夫子以敬處宗黨以和御家衆以恩同爨於宗家
殆三十年與羣娣姒歡洽無間異居之後家事旁落
而未嘗以一毫有及於公無嗣取堂弟炳運第三男
履相爲後致相及成鴻翼張允德妻側出也履相二
男長敬烈縣監次成烈進士庶子正烈女適朴謹誠

致相一子崇烈曰錫五錫禹朴光默金相梅成之子
壻曰　張之一男敬烈二子長在誠次在亨曲后
女適承旨李趾秀進士李克聲成烈三子在文在仁
在愼正烈及朴謹載俱有子女嗚呼公天姿端粹氣
度峻潔謙冲樂易剛毅正直自然近道而濟之以篤
究玩索之功天人性命之源風俗盛衰之變固已洞
然於胷中而含章晦彩不求聞知故雖慕向於公者
亦莫得以盡知焉㝡是辛丑處義大關世道記余嘗
侍過齋金先生語及辛壬事先生曰金丈之守義埋
晝友道儘是卓絕余服膺而景仰者有素矣公之曾

孫在誠屬余爲狀德之文遂不敢以陋劣無文辭第
錄如右以竢後之立言者取考焉

湖隱申公行狀

公姓申氏諱光集字士協號湖隱平山人始祖太師
壯節公諱崇謙佐麗朝統一三韓後從征甄萱事急
死之若漢紀信故事至今配食于崇義殿十四世而
有諱浩當　聖朝受禪以典理判書擲璽抗節諡思
簡又七世而有諱黯號訥菴有德行官漢城庶尹以
壬辰宣武原從勳　贈左贊成至孫諱杬　贈司僕
寺正當昏朝爾瞻以近戚致繾綣意貽書絕之癸亥

反正金昇平瑬俞杞平伯曾亦以姻戚要與同事公
嘿然不應盡室南下家于永嘉之九潭丙丁以後仍
杜門斂跡文行以傳世於公爲五世祖也曾祖諱鎬
祖諱思國孝友篤至士友敬服稱以處士而不名焉
考諱曦生員仁厚簡重鄉邑長之心齋宋文敬公煥
箕撰墓碣初娶順興安氏再娶咸安趙氏三娶潘南
朴氏安氏考通德郞諱瀧駿甚有婦德擧二男公其
季也生于 英廟戊午十二月一日眉目秀朗容貌
端正幼與羣兒遊有以雜珮相換者公曰爾何皀物
生心已雖欲之人必不肯矣自齠齡好讀書不煩課

督至忘寢食從祖拙菴公以詩奬勉之有曰爾年纔
七八臨書喜不已又曰吾於小兒喜語以先賢事蹟
斯文來歷雖支離煩數而聽之不怠者惟某也及長
生員公爲門戶計勉以擧業公承命不懈早擅聲譽
凡治擧業者例多負才浮薄而公絶無是習焉公性
質溫雅孝友篤至事父母自幼已能先意承順罔或
違越生員公督過於子姪甚嚴而聲色未嘗加於公
公少屈省試人多寃之生員公曰不能盡人事而歸
之天數可乎是冬讀書易二經兼做詩白篇蓋其順
親意而篤課程有如此壬申居安氏憂毁幾滅性戊

寅趙氏喪亦然趙氏臨終曰余沈痼四載感汝至誠我今死矣無以報汝恩壬午癸未連遭王考妣喪生員公喪年過哀公一心愛懼竭誠扶護而葬前不脫衰絰三年必叅祭奠丁亥生員公捐背公晝夜侍湯至誠靡懈及喪送終之節一遵家禮既葬墓所距家五里許上食後必徒步往省盡哀而歸三年如一日以宅兆不利爲至痛求山凡四載忽遇異僧指示吉地遂與伯氏進士公議定移窆而奉元妣祔左凡解堪輿者莫不稱善人皆以爲誠孝所感事繼妣朴氏定省如禮愛敬俱至異宮而居時新之物不先入口

雖蔬食菜羹適於口者不進不食而凡可以悅其志
者無不極力承歡五十年人無間言尤致誠敬於享
先嘗曰支子祭祀固非禮也而在私情甚缺然請于
伯氏輪供考妣忌祀臨祭極其齊肅事伯氏恭而有
禮愛而能箴伯氏過於剛果而丞濟以溫柔湛翕之
樂人所難及雖分爨以後日必早起省闈仍就伯氏
非有故未嘗暫離伯氏就寢乃歸私次方之楊播昆
季實無愧焉而土田無析著車馬無私畜至文房諸
具亦無私藏三妹皆朴氏出丞痛其幼孤撫愛益篤
平生不以財產嬰懷而爲諸妹地則致其力倪殊婿

若兄弟而勤加教導冀其成就閨門斬斬無褻語無
神容常曰夫婦所以造端也苟忽於此他何足觀教
子姪慈而不偏於愛嚴而不傷於恩督其課程勉以
勑躬而尤以染俗爲戒嘗造書案五件分與之曰吾
無財可以及汝此是黃金滿籝不如一經之意諺翻
小學孝經授二女曰事親敬長皆在此書雖女子不
可不學此實公之身教而又命第三子在應從學于
過齋金公正默之門曰使汝得儒之名其榮奚啻科
宦比但名實不副古人恥之須從實地上做去也
正宗癸卯中增廣生員謝恩 上命進前問姓名及

工夫著述又命謫科作謂侍臣曰實才也承宣有以
嶺中望士仰對者一榜榮之及榮掃之日痛切孤露
涕淚被面見者爲之感動公請于伯氏曰今玆科名
於分足矣願自今廢擧伯氏不許強使一二赴試戊
申公歸自太學歎曰汨沒科臼誤了半生今始知非
油然有向學之心而志氣已衰將未免爲鄉人雖悔
何及又曰少而不學固可恥老而不學尤可恥賦詩
以自警曰且付殘書尋奧義餘年猶可勵迷昏遂取
四書及朱書節要栗尤二先生文集淨掃一室潛心
玩索病世之學者不能務實常曰所貴乎學者爲其

言行相顧也大學八條目脩身爲本格致固所以脩身外脩身而談性命非學也故公自視欿然未嘗以學問自居而其言行不合於繩墨者蓋鮮矣辛酉道伯以文行啓壬戌繡衣以學行啓自是銓曹屢擬官不做甲子朴氏疾劇時公年六十七矣五朔不解帶每於問醫不許子姪替行曰汝非不誠在吾心終不若親問之詳審丁憂廬墓一門老少咸曰七十非廬墓之年況聖人有以孝傷孝之戒耶公泫然曰吾豈廬墓爲哉一縷殘命依賴無地只欲密邇松楸少洩至痛而已三年之內衰絰不以盛暑而或脫哭省不

以雨雪而或撤村踝之嘗不順於父母者至有觀感而改行豈非所謂哀慟之誠心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有不期然而然者耶戊辰繡衣以經學啓公聞之終日不豫曰屢登剡薦已是不虞而經學二字尤是分外聲聞過情余竊恥之家人或以公議之奉伸爲慮公正色曰使我生而爲安分之人死而得安分之名可矣須勿生妄念焉是年秋公以草土餘祟已至難醫値朴氏忌辰强盥將事諸子交止之公不聽曰病勢朝暮且盡死前一慟哀何可已乎及安氏忌辰不能起動則扶坐失聲氣塞而復甦此可以見

終身而慕者矣以己巳三月四日卒于正寢享年七十二訃車所至雖平日未嘗識者亦莫不爲之驚愕而嗟惜之五月十九日葬府西壽洞子坐原會下者數百人癸酉道伯因多士之狀又啓聞其孝友學行以褒錄之典未及於生前卓絶之行泯沒而不彰爲言越九年辛巳乃 特贈司憲府持平公稟賦近道操守過人慈詳樂易謙恭審密篤倫尚義克承先範處身接物自有成規平生所爲殆無不可對人言者雖從事舉業而未嘗以得失經心每入場屋來叩者趾錯而左右酬應無所隱嘗於省試有屬以善書者

則曰平生拙規不可到老復改只當俟命而已有窺
竊試文者則曰此亦數也執之徒致騷擾無寧我自
改做凡其先事之未遑者無不殫竭誠力累世碑碣
請得儒賢信筆闡揚潛德而其未及竪刻者責成於
後人至于臨沒申申戒囑墓下有數間菴卽處士公
廬墓之所也新而大之且以遺意起樓於菴前扁以
永慕斧斤之伐或及於松楸則曰處士府君之所養
也叱咤之聲或及於墓奴則曰處士府君之所愛也
從子在喆有所重而且克家愛之不啻若己出不幸
夭折則悼惜不已且以宗家無主管移處其外舍而

日候起居於邱嫂每當食使諸子替侍之曰寧我無侍豈可使嫂氏而無侍者乎推以及於族黨病而不能食者周之喪而不能斂者助之周詳惻怛處之合宜而卒置敦睦禊以爲永久之圖又於墳菴別設一庄儲穀斂散當歲飢計口分恤窮族之賴活者十餘家公嘗受業於從叔懶齋公事之如父生養死葬致其誠禮懶齋公欲遷其考妣墓未果而本家事力無望待後則公亟與伯氏及從叔濬齋公兄弟合謀經紀而成之再從弟光範夙嬰奇疾家事匇落極力周恤而嫁娶其子女使無失時公以安夫人遺意助需

於外祖父母忌辰沒身不廢而舅氏老而益窮無以
爲家則出略干財使之取息以爲位土地此則求之
於古而亦罕其比者矣蓋公處宗族則專務和平鑿
枘之不入不露圭角而諭之以理繩墨之不遵不大
聲色而誨之以誠使之自悔而自服與人交則久而
能敬端重寡默不失威儀人亦無敢以拍肩執袂之
習及於公者公平生不爲刻核之論崖異之行而至
於義理所關則所言所守未嘗不嚴當邪學之方熾
公語于宋文敬公曰固知長者篤守言先出之戒而
若闢異扶正則亦不可以一向遜辭也積之復官而

宋文敬疏　批有雪恥酬先正之教公抵書文敬曰積之復官元不關於先正雪恥二字實非小人之腹所可妄度又書于過齋曰鄭鐸之罪次第見釋而積又復官安知無玄賊之接踵乎過齋曰申友此言足爲世道之幸若辛壬之變不但士禍之莫憯　聖躬之受誣罔極年代漸遠雖禍家後裔亦多悟然而公常懷憤惋嘗曰每對過齋未嘗不爲之霣涕若使過齋得行其道君誣可卞義理可伸及過齋歿公尤不勝憂歎遂發通諸道合疏叫　閽乞以辨誣於北史事雖未諧而士論韙之德鄰懲討卽公從曾祖進士

公所樹立而嶺疏一出義理復晦則公語于從叔執
義公曰公旣居言地不可不繼述先徽亟使剖辨竟
至重削焉西磵卽淸陰金先生妥侑之所也自遭桓
筓之變公慨歎不已乃與多士重建請額而蒙 允
及其堂樓之成又會諸生講學以落之至若文章卽
公餘事而平鋪淳實典雅贍暢而科作詩賦亦莫不
煞作字時恒持非爲字好卽此是學之訓故心畫楷
正端謹未或放過觀於此亦足以知其所存矣嗚呼
此公大略而科時舍館必遠娼妓朋儕閒會不接博
奕知舊之貴顯而不復從遊邑宰之來訪而一不往

謝重茸村社行鄕飮禮而會課村秀勉進其業其自守之必謹小節作成之不廢先輩亦皆人之所難能也配德水李氏進士觀海之女栗谷先生弟玉山公瑀之後也從 贈令人貞靜慈諒婦德咸備歸舅家三十年不見其有惰容事舅姑盡誠敬奉君子無違則甚愛諸子有過未嘗掩匿勤於治家以樽節儲蓄爲務不以艱乏之告知於公常曰有無拮据惟我之責何敢貽憂而妨業奔母夫人喪旣葬而歸請于公朔望設位盡哀終喪不進薑桂人或強其從權則曰親喪不得任情哭泣所可自致者惟不御肉一節公甚

載重之後公三年而生先公二十五年而沒葬與公異壙而合墓焉育四男二女男長在重次在秉次在應篤孝好學不幸短命次在永女適李壽普進士次適安濟遠在重一男錫範二女李義集李美秀在秉一男錫彝三女李寅斗洪琥姜趾重在應一男錫準三女李周命姜處重金錫奎在永一男錫中三女金錫朋餘幼李壽普男克聲進士克聞女申在順蔡奉安濟遠男光達光述女李敏衡公才志出類而脩於己者敦篤晚又絕意進取經史自娛而濬以見未到而喜立言爲戒未嘗有所著述顧其所得之淺深固

不可窺測而設於身者無惰慢之氣出於口者無鄙悖之言恩意周徧而親戚愛慕禮貌整肅而鄉鄰敬服事之當爲則雖大不憚物之可辭則雖小必謹此皆余之所心服者而又以平日所聞於師友間稱道者及道伯繡衣前後奏達文字觀之我再從叔文敬公曰吾自少已知申友之爲讀書人而及其結親益詳其家行眞孝子也先師過齋翁曰申友天姿近道而其成規非今世之士也繡啓別單畧曰實地早本於經學餘事兼治於功令中年廢擧潛心讀書玩索之工老而罙篤純潔之姿恥合流俗律己則不離繩

墨居鄉則篤行謹勑州里之矜式士友之推重歷數
嶺南莫先於此人見其言貌容止可知有長者風度
士林狀辭略曰南州碩儒吾黨長德人𢡟器識可以
羽儀王庭而居家行誼允爲士林欽服又曰孝友純
篤濟以學問雖陳兢揚播之儔亦不多讓而至其七
十居廬執禮愈嚴興正玄素章揮發以警顭危暮無
之頹俗道啓略曰生有至性孝友根天早失怙恃至
痛在心奉養繼母備盡志物又曰餘事學問一以脩
身爲本考其田地根本則專主於小學擊蒙要訣充
養有素今譽自著嗚呼此其學問行誼之可以徵信

於百世者矣復何必多乎哉公諸子以余服習之久屬以狀文不敢以不文辭就其行錄而撰次如右以俟立言之採擇焉

竹梧堂金公行狀

公諱鍵字公啓金氏系出瑞興譜自高麗金吾衛中郎將諱寶高祖諱中坤禮曹參議曾祖諱小亭義盈庫使祖諱總副護軍考諱愉副司正於寒暄堂文敬先生爲堂兄弟妣淸州韓氏判書瑞鳳之女以 弘治乙丑生公于靈巖永保里第公以愷悌之姿有篤至之孝八歲就學于外氏思歸或涕泣判書公誠之

曰勉做學業早中科第以榮父母不亦可乎對曰離親三年久闕定省不孝大矣寧爲餘事文章乎遂題一絶曰離親問幾歲登望白雲飛不孝吾何逃三年未得歸判書公奇之撫背曰此實作聖根基寒暄後豈無其人乎十一歲因節日上先壠見荊棘中有古墓問知爲祖妣外先趙判書墓慨然興感使家僮剪除荊棘歸告司正公司正公奇其意遂脩其墓而設奠焉常讀小學以律己雞鳴而起整衣冠拜家廟退而靜坐讀書持身處家一遵寒暄家範以忠孝勉其二子曰人若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可以盡孝以保

富貴之心奉君則無往非忠又曰人雖議己切勿相
較汝問忍之爲德乎須屈己自重好勝者必遇敵甲
午中生員在泮宮嘗以蘭室鮑肆丹赤漆黑等與同
處者相勗勵每夜起坐默誦張思叔座右銘 嘉靖
庚子以行誼除 王子師傅癸卯出爲禮山縣監邑
民論其廉潔有兄弟相訟者開諭以倫理而致其悔
悟有如乙普明之於淸河焉蝗虫害稼公自責曰太
守不仁致此毒虫旣捕且禳不至爲灾明年遭艱而
歸旣免喪不復進取作歸隱詩以見志門人張慕奉
俔嘗曰先生氣貌端莊言語愼重接人之際和氣藹

然而有所警責辭氣凜烈雖親戚儕友莫不敬憚又
曰俔登門牆二十年未嘗聞內聲出外孀居娣子亦
多靑春守節此可驗公家政之一端矣公贅寓羅州
之草洞考終于所居竹梧堂享年七十二葬于州西
信傑山伏巖洞未向原配牙山李氏敦寧僉正貴男
女後公四年卒有二男三女男長應邁次應蘭俱恭
奉女長適宋嶼次李義老次鄭綱孫男四人曰礪曰
硏曰礫曰砫礦以宣傳官丁酉倭亂殉節于南原曾
玄以下不能盡錄嗚呼公以大賢同堂濡染有素則
其問學之工言行之實必多可傳而今去公三百餘

年屢經兵燹文獻莫徵甚可惜也公後孫重斗襄年跋涉謁余爲狀余屢辭不獲遂略掇其家乘如此顚拙澁之辭何足以闡發幽潛然質而不華可以俟立言君子則不可不云爾

剛齋先生集卷之十二目錄

行狀

同樞李公行狀
藥隱奇公行狀
鰲川金公行狀
水使　贈刑曹判書李公行狀
介石軒李公行狀
成均進士鄭公行狀
疎軒李公行狀
徐汲齋申君行狀

贈統制使諸公行狀

繫日堂李君行狀

松坡羅公行狀

行狀

同樞李公行狀

公姓李諱命源字元明系出延安始祖唐中郎將茂從蘇定邦平百濟留仕新羅封延安伯世有冠冕本朝樗軒文康公石亭始大顯至月沙文忠公廷龜有大名于天下公其六世孫也五代祖昭漢刑曹參判贈領議政號玄洲高祖有相弘文應敎贈都承旨號東苑曾祖師朝贈吏曹參判祖衡臣贈吏曹參判考熙輔宗簿寺直長壽職同中樞贈吏曹參

判姚沈氏青松大族學生玲女胡安公光彥之後公
以 英宗乙丑十二月二十六日生于瑞山鄉第幼
而秀拔嶷嶷有成人之度蚤遊迷菴金公偉材之門
多有觀感之益弱冠入京師宗黨諸長老若文簡公
肅輔孝貞公毅輔皆器待之公自就傅文藝已夙成
重負士友之望而連不得志於有司自三十後便斂
退自修一以讀書求志明農養親為務至癸卯以親
命要赴公車始中生員甲辰卜寓于茂朱葉堤課農
自號曰畊窩旋又轉移于沃川沃川是重峯尤菴兩
先正之鄉也公曰是可居也爰得我所矣親年既過

七耋遂廢舉業與弟運源侍側怡愉家甚剝落而親
廚甘旨未嘗或闕客有過而宿者見公以稻魚供親
而自以葱麥與客對飯歸而語人曰今世亦有孝季
偉也因要人約爲婚姻曰其行如此是必有後者也
大夫人篤老善病公左右扶將靡不用極藥必親嘗
饘粥必親調飯必數匙以爲候以至滌牏褻竈亦多
躬親每夜必三省衣不解帶者凡八年大夫人常謂
諸孫曰汝父眞孝子也一日無汝父則吾不能安寢
矣甲子丁外艱丙寅又丁內艱公年已六旬而五載
居憂哀毀過度尚多以筋力爲禮己巳拜 翼陵參

奉親友有問以去就者公以詩答曰斗祿還靡遠餘生豈爲貪自非忘世志頭白厭紅塵遂不就始金公義淳以長銓問士於亞銓亞銓乃公之族弟肇淵也輒曰他人吾所不知也求士於我李則若某兄之固窮讀書是宗中第一人也丙子以男趾秀侍從推恩陞通政拜僉中樞兼五衛將甲申陞嘉善同中樞壬辰夏寢疾甚篤而猶不廢閱書次朱子詩數十餘首輪誦六十四卦象曰聊試病中精力也疾旣革猶手盥冠巾誦詩以淺衣制度襲斂愼終之意言之蓋遺命也且力疾澡浴曰少覺淸爽矣以十月十七日卒

享年八十八以十二月十五日卜葬于錦山鄭濟原
驛西園峯亥坐原公稟賦淸明器宇雅整存心常主
於仁厚豈弟制行一出於峻潔自直臨事則必先立
乎其大節絶無依違潰涊之意乎居夙興盥櫛燕居
獨處儼若有思雖在急遽斯須之頃常有振勵自強
底意少而淸弱長者憂之公乃於日用處事必懋有
始有終以心力爲主至於作字亦敬而無荒七十以
後書晦翁臨深履薄諒無幾且將餘日付殘編一絶
句及傳家事業在句讀文義之間持身工夫謹視聽
言動之際一句語于枕壁上朝夕諷誦蓋有深契于

執燭之工也逮其養深積厚心廣氣泰儼有矜持者
純熟嚴厲者和平之像矣又常謂勤者是作人之第
一關也自少劬書至晚年手不釋卷嘗書程朱狀文
及心經近思錄中要語于一小冊題曰勿忘晝夜誦
習尤喜周易書揭圖象常目在之又以蠅頭細字移
謄朱書劄疑一帙于大全紙頭以便考閱時年已八
十六七矣日必親整枕具至若動息節宣亦日課常
度士有及門者勤勤教導至夜分乃寢疾既篤有少
輩來問者輒告以持身讀書之方其誨人不倦又如
此蓋敬勤二字是公終身之符也平日未嘗以學問

自居雖研究性理而不曾輕以語人然人見其服習詩禮躬行孝弟未有不以爲學問之士也公少嘗有志於斯世若館閣之業民社之責軍國之務罔不視以爲己分內事閒居野處尚不忘眷眷憂國之意每見世道交亂民生困悴則輒慨然興歎幾乎出涕聞朝家有一善政用一善人輒喜動顏色曰吾 君聖人也吾國其庶幾乎數奇不偶竟未一試而凡有事務必明於物理通於人情精力俱到措劃中度宗黨有大事輒推公曰惟某可以當之也蓋雖窮厄終老而人見其憂時慷慨慮事精密輒又稱爲經綸之士

也公內行甚備旣以孝親聞於鄕黨矣推而服事季父友于弟妹多有過人之節幸一堂諸人議設宗稧制爲奉先睦族之具又定月朔講會之規以爲裕昆之資尤謹於祭祀八耋以來旣傳重家事而猶祭必躬案齊明素食至末年尚不廢治家主於嚴整教子孫誨婦女必以義方家庭之間除却簡編筆硯之外無一箇雜技玩好之物季子承旨君登科公諭之曰出門擇交不可近小人處世立脚須外和而內確也承旨君以公年老常歸侍鄕廬公又未嘗語及進取當其有官則命之往其無官則不命之往蓋不欲其

冐進也世業寒素自少至老備嘗艱窘而未嘗見一毫戚戚之色亦未見有一語爲經營計較殖貨牟利等事見人之貪不堪憂者輒爲之惻然曰吾恐其傷失性情也夫窮賤是命也至於飭躬修行則在我也非命也每以此擧似後生性又儉約饌有重肉輒袪之見少輩服飾稍華者便戒之曰好衣不近節士體也素喜飮酒而常時飮不過一勺自言平生遇切友劇飮惟二度大醉而已其於居鄕也常守謹拙凡於校院議論官府請囑閭里武斷無相干涉尋常戒飭以訓于一門其於接人也務盡款曲無親疎貴賤皆

得其歡心然見有不是處便面斥不少貸毅然有不可犯者是以親戚鄕鄰皆視以嚴師有爲不善輒曰恐或爲某令公所知也其論人物則必以氣節爲主常曰人須是剛剛則不流於惡也病世之鬻買科文及沈溺小說者常歎曰俗習如此世道要無可爲也公文章古雅詩尤淸健有氣格駢儷之作亦臻其妙人之傳誦者輒歎曰大手可惜虛老也或曰今世無此等語也或曰眞文衡手也所著述多散佚不錄只有遺稿二卷藏于家筆法亦精工人多從而受業者察判公嘗曰少若致力可爲名筆也配慶州金氏麗

朝忠臣自粹之後丙子死節臣忠愍公弘翼六世孫祖府使漢昌考通德郎廈柱妣奉事韓山李聖輿之女夫人端潔柔順事公三十餘年小心謹愼家貧屢空而閨門之內未嘗聞怨咨語教小兒不越乎讀書問字不曾以家人細務聞之拊育諸姪無間己出人之來見者不辨其爲子與姪也生於庚申四月十五日先公四十五年而終于辛亥二月二十七日壽五十二從 贈貞夫人屢遷墓以某年合祔公墓左公有三男曰甲秀羽秀趾秀郎承旨君長房四男及愚裔愚知愚始愚二男三男俱出系次房系子即裔愚

季房一男可愚三女宋欽益權學善宋曉洙及愚二男義翼舜翼二女俞鳳煥朴晉憲商愚二女金永安鄭在升餘曾玄男女幼嗚呼公生稟精雅之姿家承文獻之傳自在妙齡專精篤業勵志壯行詞章之富才識之高可以策名揚顯克闡先業而顧乃沈淪草野有蘊無施則豈非命也耶逮其晚年考槃一室圖書披索自娛頤養優閒之中尙於敬勤上用功可謂敦篤矣世之知公深者盖莫不惜其有志未就而且高其老而好學也余始拜公於沃川寓舍見其趨庭愉婉不覺艷慕而繼聞公用力於朱子書年已大耋

不廢佔俚[illegible]

遊獲聞其一二今焉已矣斯世而可復見如公者耶今承旨君屬余狀公德是豈余所可堪顧景仰有素亦有所不敢辭者遂就家狀而略加檃栝以竢立言者之採擇焉

棄隱奇公行狀

公諱義獻字士直姓奇氏幸州人奇氏之本出於箕子有曰平爲始祖入我 朝有諱虔 世宗朝以布衣擢拜持平歷大司憲至判中樞府事 光廟受禪托靑盲不仕錄淸白謚貞武高祖諱禶弘文副應敎

諱貞烈曾祖諱進 慶基殿叅奉 贈左贊成德成君服齋先生遵卽其弟也己卯禍後退居于光州因爲光人祖諱大臨高峯先生大升之兄也東部叅奉贈左承旨考諱孝恭副司果 贈吏曹叅議妣咸平李氏惟誨之女以 萬曆丁亥正月初九日生于古龍里第早失怙恃長于季父縣監丞孝基家天姿樂易德性渾厚無防畛無表襮處心行己得之自然汎愛容衆一以誠信無貴賤賢愚得其歡心賓朋滿座談笑油油若無甚可否而處事之際剛斷過人內行甚篤季父伯兄所居稍遠而時節朔望必往拜家廟

退而省謁惟謹未嘗有闕伯氏病奉迎于家殫誠救療及沒經紀其喪葬撫養其諸孤以至婚娶靡有餘憾尤致意於重宗祭奠之助必致誠敬雅性淡於榮利値光海朝三從自獻當國柄用趨附者盈門而公獨確然自守內翰南省身卽公姻親而方爲時輩推重欲援公累諷慇懃亦不聽其見幾之明秉執之卓如此 仁祖丁卯善虜導賊入界警報日急 大駕幸江都 世子下全州沙溪金先生爲兩湖號召使辟公爲都有司募聚兵粮星夜馳赴聞媾成祗送鶴駕至礪山而還 崇禎丙子虜賊犯京自南漢圍

中丁哀痛詔徵兵勤王公又以擧義都有司檄一道
糾合義旅行至淸州聞和成罷歸公嘗於夢中有詩
曰丁丑年間時大亂 聖君車駕向何之莫言今日
身無用百發烏號手自持其體國扶義之誠根於天
於此亦可見矣公於高峯先生爲從孫家學已有淵
源於動心忍性處驀然用工夫從事易學最久讀啓蒙
有小詩一理已具兩儀前俗儒寧識散爲千之句手
書聖賢格言揭之左右作座右銘又著一書勉子姪
以學業尤好近思錄薛文淸讀書錄等書沈潛玩索
至忘寢食悠悠然不知老之將至家本窮約處之晏如

以六吾名齋有詩銘自號棄隱著說以見志至如醫
藥曆數亦領略其大致晚歲所造益精深德器粹然
爲鄉里矜式人有所爭訟輒求判正公曉譬曲直聞
者悅服安牛山邦俊短吉冶隱幽處至比之莽大夫
公著書以辨之尚論者以爲是以 崇禎癸巳四月
初九日卒享年六十七配廣州趙氏之麒之女有子
女四人女長適忠義衛李元赫男長璟次琛文正字
一女夭內外孫曾不能盡記而多有文行承家者曾
孫挺龍尤以學術德望聞 贈教官玄孫處勳亦克
趾世美嗚呼公以服齋高峯兩賢家後裔德性純美

操履堅固行著於家庭信孚於鄉鄰昏朝時宰卽其近親而終無汚涤超然自守兩度擧義奔赴 國難忠憤激烈樹立甚偉且其辨先賢幽處之牘勉子姪學問之書明正溫淳尤可驗公之所學矣公之五代孫宗洛遺其子商協謁余狀德之文余生也後聞見莫逮謹就公之胤正字君所撰家狀及宗洛所敍述隱栝如右知德者尚有考焉

鰲川金公行狀

公諱景壽字伯亨號鰲川金氏系出蔚山鶴城府院君德摯其鼻祖也五世祖穩號鶴川入 國朝以佐

命勳封麗山君享珍原鄕祠曾祖處爵號韜菴　端
廟遜位退居長城後除臺職不就祖俊生員考應井
都事　贈叅議妣玉川趙氏公以　嘉靖癸卯生幼
穎悟異常學于伯父逝水軒逝水公亟稱之嘗曰汝
欲爲擧子之業乎欲爲儒者之學乎對曰儒者無擧
子之業而擧子無儒者之學乎曰兼之者歟汝其爲
儒者之學乎因授以孝經小學諸書公吟一聯示志
曰書無無用訓士有有爲心及成童遂就葵見河西
先生之門先生甚愛之授性理諸書期以成就又與
奇錦江孝諫鄭霞谷雲龍邊望菴以中相從講究時

有蘗山四講壇之稱間從栗谷李先生高峯奇先生質以所得如盧玉溪禛鄭松江澈高霽峯敬命皆待以畏友壬申丁外憂葬制一遵家禮先墓在峽中素多虎患而及公居廬不見獸跡居人云孝子來猛獸去矣丙子薦授 健元陵叅奉以學問未成不就從兄副學百勻勸之仕公曰權位之陷人若機穽之陷獸吾豈可爲名利而躁進乎蓋副學方附權奸故諷之也翌年秋又拜内贍奉事時善類稍進用公以母病歸及遭艱啜粥三年服闋除掌樂主簿時三竄毆栗谷公曰士林之禍萌於是矣因謝絶世事以獎進

後學爲己任著斯文樣子四篇以訓之公與鄭賊汝
立素相知而見其所交非正人因絕之曰此非善終
者及汝立誅人服其先見辛卯以松江薦拜禮郞未
及出肅而松江竄江界西人遭斥逐公遂杜門息交
敎誨諸子以孝悌爲居家之本忠信爲處世之要及
壬辰亂 大駕去邠公曰奸小誤國致寇賊于門庭
不勝忠憤聞高霽峯設義廳於潭陽送家僮二十名
補行伍復以粮米箭竹等物助之及錦山敗報至與
從弟判官信男二子叅奉克厚敎官克純及奇公孝
諫尹公軫等往本縣南門同聲擧義移檄道內主倅

白公守宗來勉曰曾聞湖南爲忠義府庫今見公等
儘非虛語助以官米道內義士各募兵粟先後來會
公曰孤軍赴賊無異弱肉投虎叟募義士可數萬人
義穀可數萬石然後方可赴難令各歸益募兵粟十
一月九日與金公齊閔等數百人齊會南門衆推公
爲盟主措置詳密號令明肅時松江體察兩湖送徐
滉上十條機宜所聚義穀近千石三百石則由法聖
浦漕納　行在百石則送嶺南助郭再祐軍以疾未
克赴難命二子幸義兵從金公齊閔金公弘宇等進
至稷山及天將主和退陣于礪山癸巳天兵南下公

發檄列邑叓募兵粟乃謂二子及族弟麟渾曰吾病
且老無由赴難寧欲溘然無聞時事二子請承教赴
賊而死公慨然曰汝輩能辨熊魚死亦何憾使幸義
族從復讎將高從厚赴晉州及城陷二子俱死公以
文哭之曰生雖我欲不若成仁雉節不孤必有其鄰
公乃與地主李公貴抄選精銳名曰膽勇軍又以浙
江兵法教邑兵以爲設伏勦賊之計丁酉南原失守
公謂從弟信男曰自兩兒化厲之後思復公私之讎
而心力已盡願與君圖之又馳書列邑曰再度擧義
國恥未刷其在同志孰不願巡遠之死乎叓募義士

送至安城邀擊素沙賊斬獲甚多公有詩曰安城一
捷誠多力晉水雙魂慰不平戊戌陞拜軍資監正辛
丑首相尹承勳啓公忠義又以高年除同中樞同義
禁皆不就亂已公亦篤老遂不問世事以琴書花竹
優游自適 朝廷累賜祭帛米肉嘗置一大室於松
川里爲數十房又置一大田畫爲數十區以接濟親
戚朋友之窮而無依者世稱其室曰大庇田曰廣庇
當析著時別置田庄臧獲爲班祔條以祀旁親之無
嗣者著家訓數十條蓋取先儒格言而亦多經歷自
得之辭 天啓辛酉卒享年七十九墓在本府墨寺

洞丙坐原配貞夫人光州承氏參奉彥綸女墓在古莊洞庚坐原繼配靈光丁氏主簿應運女墓與公合封四男四女二男死於晉州者承氏出而克純妻鄭氏霞谷雲龍女聞夫死亦投水死淑精淑命弼善金華俊判書尹瓚同知金宅孝參奉金柂一妻丁氏出淑精子起揚淑命子自揚女金汝錞庶子厚揚致揚啓揚庶女僉使閔承老縣監鄭雲翼嗚呼世以學問節義分爲二道蓋不知節義之本於學問而有學問然後方成就節義也公早遊河西栗谷諸先生之門己知爲學之要其工夫造詣今雖無以考詳而所著

家訓數條可以知其槩矣當板蕩之際毅然爲一道盟主一心殉國至死靡悔衰老之甚未得赴賊而二子殉節克成父志若公節義並一時慷慨激發之比也哉世徒以節義稱公者可謂淺之爲知也今其後孫儷澤來乞狀德之文余病且無文累辭不獲就其家狀略加檃栝而以節義之必本於學問爲說焉

水使　贈刑曹判書李公行狀

公諱止孝字仲純李氏系出咸平高麗神虎衛大將軍諱彥寔爲鼻祖世襲簪纓著有節行高祖諱從遂副司正　贈兵曹參判曾祖諱宗仁咸鏡道兵馬節

度使祖諱偲內贍寺主簿考諱惟謹大邱府使知製
誥號竹潭啜享草洞寶山祠妣玄風郭氏府使翰之
女公以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某月日生穎悟異凡
兒器宇軒豁才華卓越好尚節義嘗讀漢書至忠臣
烈士傳輒擊節感慨登　萬曆己丑增廣武科翌年
庚寅三月拜宣傳官壬辰春授訓鍊主簿秋遷都摠
都事癸巳春歷經歷夏除保寧縣監以清白居上考
丙申移守博川郡未周歲瘼袪民蘇秩未滿擢授昌
城府使政清惠洽頌聲載路旁邑疲氓聞風襁負而
至者殆數百餘戶道臣褒啓其治績　特陞通政階

饑以烽火失傳遞罷而歸府民詣闕陳疏願借一年
而不得因磨崖而頌德且收合生麴數百斗馱送本
第蓋以土產表其去後不忘之意也公麾却之俾歸
補邑民調役馱卒乘夜潛置於門外而去公命追之
而不及則遂散盡於親黨及鄰里之貧者焉甲辰除
龜城府使淸簡撫字一如昌城時民愛戴若父母乙
巳 朝家以有邊憂移授滿浦僉使治軍恤民咸得
其宜尤留意於緩急之備丙午二月丁郭夫人憂哀
慕號絶感動旁人居喪葬祭一遵朱文公家禮服闋
後四載授忠淸水軍節度使莅纔數月兵甲精鍊粮

儲充牣壁壘旌旗精彩頓變是年十二月自 上特
命進嘉善資下敎書褒諭有曰倚汝作萬里之城肆
委節度之任嘉乃奉一心於國特施褒賞之恩才必
有用殊非行伍間之人知莫如君眞是將帥中之傑
峙糗粮積芻茭以富軍實鍛戈矛敹甲胄克詰爾戎
譽言日至非予左右之私公議風來實爾聲績之著
云公累莅邊地重傷於風土適疾甚圖免而歸歸裝
蕭然惟手中一鞭而已白沙李公極加歎尚亟稱其
賢哉漢陰李公亦曰此叔淸白人所難及昏朝政亂
國事日非公喟然太息曰此時從宦心之所恥遂挈

眷移寓於豐德鄕庄及癸丑國舅延興府院君已逮
獄　大妃別宮之議方繼作彝倫將斁輿情憤鬱而
凶焰甚熾人無敢言者公不勝痛惋首陳一疏詣闕
投進羣凶退斥不捧公尤不忍憤懣遂奮然直往首
相朴承宗家責之曰大監豈忍於天日之下與爾瞻
輩同爲此斁倫悖義之事乎旣殺大君又欲廢　大
妃殺國舅此覆載間所不容之罪惡大監若不與同
事則羣凶勢必中止大監其量之也否者大監與爾
瞻輩必不得保全首領於吾手中一劒矣公於是時
奮不顧身只以爲國一死自期奮舌忼慨無所顧忌

凶徒惴惴實有頭顱之懼構以護逆逮繫牢獄公於
獄中日必晨起西向拜 大妃宮因七日不食曰無
母之國生亦何爲遂嘔血而死爾瞻輩聞而喜之曰
恨不得快殺之也時 大妃槩聞公抗義逮獄而不
識其瘐死矣及癸亥反正 下問公存沒金吾啓以
實狀 大妃亟加傷悼自內追賻朝服一襲紬綿五
十段傳敎該曹贈資憲大夫刑曹判書兼知義禁府
事且令銓用其子孫以某年月日葬于羅州西竹浦
面枌土洞負壬之原從先兆也配貞夫人平山申氏
府使汝良之女仁善慈惠壼範咸宜後公幾年卒合

祔公墓右二男一女男長先哲郡守次先繼出后女適士人張綸孫珵女適校理趙重呂曾孫嵩英女適沈穀李光華玄孫天三女適洪瑞徵金泰光五代孫景鄰次景喬縣監次景恆女適鄭始昌公歿後百許年光州進士朴光世等上疏請旌贈建祠　朝家以事體重大只命旌閭嗚呼公生稟異質而優於德行雖發跡弓馬而文翰亦過人家本淸素而歷踐州府未嘗以產業經心冰蘗一節終始不渝睦婣任恤不遺故舊其在昌城也僉使元裕男素相善適坐事就逮托其妻子于公公存恤如家人元每向人說公風

義以爲無愧古人云是以當世名流莫不推許不敢以武人視之當癸丑金墉之變上自朝紳下至韋布附會凶黨爭進凶疏舉凶大設機穽擬言者以重律人皆惕惕而公以散班武弁先李白沙金醒翁諸公而疏陳大義祇知有　國母不知有其身及見杻於嗟可不勝憤慨奴罵當國之首相蔑視方張之凶徒七日牢獄視死如歸非稟得純剛之正氣其勁特凌烈能如是乎嗚呼偉哉癸丑疏未得徵而仍見逸使後世尚義之士莫得以考徵是可恨爾余嘗序草洞八賢行錄而於竹潭公事行槩論公樹立之卓矣今

者公之後孫敦豊袖公之外裔李副率毅寂所撰行錄來問狀於余余以老病久謝筆硏而念公之卓節偉行不可泯沒於後遂不敢終辭謹纂次如右

介石軒李公行狀

公諱弘穫字季長號介石軒李氏系出咸平始祖諱彥高麗咸豊府院君入我朝有曰榴縣監以佔僤齋門徒坐戊午禍世稱孝友先生七傳至時佑號龍巖遜民昏朝斥廢母凶疏丙丁亂倡義赴難以官誥之書僞號不就蔭仕戒子孫以生見丙子者勿赴擧後贈執義載尊周錄寔公之高祖也曾祖元

明　贈左承旨祖大純　贈參判兩世俱以先訓自
廢考後林進士遊太學時有尤春兩宋先生從享先
後議公主先尤庚子　肅廟禮陵與尹公志述等七
進士請改　明陵誌文書陳所懷尹公首被極刑公
以罪同罰與引義遂割籍後　贈判書妣茂松庾氏
進士翮之女繼妣慶州李氏之雄之女俱　贈貞夫
人以　崇禎再乙酉十月二十二日公生于咸平之
倉西舊第進士公夢一偉人自謂宋傀仰純遺以環
玉圈一雙曰生子可與之其命數當與我同矣是夕
公生神采英發性度溫雅六歲受學不煩教督文理

日就七歲能綴文多驚人語事親至孝愛敬兼至丁
酉丁母夫人憂哀毁如成人癸卯中司馬時年十九
不待榜發行到活院適榜人過去康津倅取見公從
傍見了無幾微色倅慰之曰觀秀才氣像當早達勿
介懷也公曰僅免落魄倅大驚曰見己名在榜不露
辭色真遠器稱賞不已還京應榜及謁聖以先公庚
子割籍事爲凶徒所沮公議憤慨乙巳國是始定公
遊太學士張清議丁未凶黨再用事同宗進士李世
植斥呼時相李光佐名尹光纘以掌議欲付罰呼公
書罰目公投筆起光纘益肆毒李公及公同遭鳴鼓

癸丑丁先府君憂哀毁幾滅性乙卯秋殿講以詩斯
干章登第　上下詢文義曰熊羆虺蛇何以爲男女
之祥對曰陰陽流通天地之理而其氣有異祥以類
應以陰陽盛衰可驗君子小人之消長人主深察其
消長之機則自無擧措之失矣　上曰非但通於文
理所達亦不草草矣試官徐命珩進曰此儒居在湖
南世有名節其父嘗遊太學有士望今其子妙年升
庠才氣超邁矣　上曰此人甚可愛今隸國子主分
館者彼邊故也以假注書進講聲音淸朗屢蒙　恩
褒戊午除靑巖察訪政官趙顯命必欲以國子典六

非善意也是年冬金公在魯陳達　筵中調用承文已未壁典籍庚申自禮郎遷騎郎辛酉以兼春秋進講講訖　上曰爾居咸平距京幾里有老親乎對曰相距七百里有偏母矣　上曰何不將母移接於近畿耶對曰雖有此意坐於家勢耳承旨元景夏進曰兼史家世湖南名家而文學才猷實可用之人也上曰予熟知之矣是日開政　上曰卽見政望兼史副擬全義縣監此邑無弊瘼乎承旨趙明履曰此是湖中殘邑爾但無大弊矣　上曰邑雖殘亦堪便養爾意如何對曰小臣輩一分報答惟是吏事　聖敎

及此不勝惶感退出則 恩點已下矣肅命赴任清
謹爲政吏民頌惠癸亥除持平以將老移接前有
聖敎買一閭家於縣內奉親移寓赴 名旋遞是年
奠居公州除慶尚道災傷都事遍審右道察隱蠲災
災民賴安甲子主試于慶尚右道還除忠淸都事兼
海運判官丙寅除掌令論前兵使洪元益全羅兵使
李景喆報恩縣監愼爾成 慶基殿祭奉河龍翼等
不法請勘處又除正言入侍 上下詢吳彦賓拔擲
事對曰彦賓既有晟賊從事官之說載於勘亂錄渠
何敢晏然冒赴乎戊申隄防不可不嚴勿論淸脫與

否拔柄斷不可已 上依所達卽拔柄又承正言牌
監武試所玉堂兪彥好以尹拯遷窆誘以 先朝禮
遇請施隱卒之典公曲柄後未入謝自外陳疏曰尹
拯不過背師誣親傷倫悖義之一儇人 聖考丙申
處分極其嚴明筵臣反謂之禮遇何其誣也稱之以
先正吁亦濫矣修撰兪彥好請亟施屛裔之典承旨
鄭翬良以公自試所不復 命論啓請罷丁卯拜掌
令疏論兵曹判書李周鎭紀律不嚴尋拜秦川郡守
以上官嫌圖遞時儒賢朴公弼周造朝以卞 聖誣
嚴懲討進補劄右相趙顯命與朴文秀迎擊去國劾

論駁憤設搢紳疏疏入 天怒大震疏頭尹陽來以
下八十三人一時拿囚疏頭削職餘皆放釋八月拜
掌令蓋自前冬四字 嚴教後三司專事謀避久闕
討復之義公簡通三司擬合啓與掌令洪曙獻納魚
錫胤應教金相福持平南德老正言宋德重校理趙
明鼎入侍公先讀李光佐追奪啓 上曰更有他啓
則讀之公曰傳啓之體已傳之啓承 批然後方可
讀他啓也 上曰畢讀次啓後可以賜批矣公又讀
趙泰億追奪啓讀畢 天威震疊批旨嚴截以無臣
節不君等語爲教公起伏曰 聖教嚴截無非不忍

聞之敎臣等於此實欲滅死於卽地而不可得矣豈
等所執之義亶出於爲 君父討亂賊則恐非雷霆
之威所可摧抑也此輩之窮凶情節昭不可掩而
殿下何若是容貸也臣等之沬血請討者欲以盡臣
節而反承無臣節之 敎豈不萬萬寃痛乎 上曰
沙邸二字何忍更提以慽予心乎又啓曰我 殿下
不忍更提之義臣亦豈不知而此輩之爲逆在於此
故論罪之際未免攙及原啓若蒙 允許則此等文
字自可滅去矣 上曰李光佐亦多非處矣且三司
之臣昨冬四字下敎不請還收何敢持此啓入來忝
臣

曰臣在鄉廬未及承聞敢問何教也 上曰予曾於
診筵以歸臥私第爲教矣公又奏曰四字 下教令
始承聞不勝驚懍李光佐等處分胡大事而爲此至
重至大不敢聞之 教乎其時筵臣不請還收誠極
駭然伏願卽爲還收焉諸臺以 批旨中嚴教次第
引避公啓曰臣以無似忝叨言地深慨討復之義閼
廢曠闕相率呼籲冀 聖心之回悟矣非惟不賜
允兪乃反加之以不忍聞之教臣於此惶隕震迫覓
死不得今日三司之論卽一國公共之論則以公共
之論討必討之逆此窮天地亘萬古之義理也噫人

臣之罪莫大於犯分春秋之法莫嚴於懲討爾賊不
討則國綱墜矣人紀廢矣此臣所以沬血陳啓而言
不見槪反速　嚴敎此莫非臣誠意淺薄不見孚於
君父之致何可一刻因冒於臺次乎請　命遞斥臣
職　上曰依啓右相閔公應洙副提學尹公心衡一
劄一疏曰昨冬處分已非羣下所望而日前　嚴敎
尤出常情之外一線士氣摧剝無餘請收罷職之命
上並削職是年十一月拜靈光郡守公以靈邑距咸
鄕一舍易招訾謗持正奉公吏畏而民安戊辰冬與
水閣生梗即解紱歸辛未冬　王世子代理以獻納

書陳都監堂上李春躋之受賂防役漢城左尹柳萬重刑曹參判洪重徵之老昏廢務水原府使具樹勳之衰耗龍倜坡州牧使洪應夢之聽斷憒憒金海府使李秦祥之沉湎麴蘗並請罷職　令曰依施元是相臣李宗城上劄營救光億朝廷以護逆發啓奚掌令金樋受嗾於趙榮國擅停大論公陳章論斥曰金樋以惡疾之人突入清禁擅停已發之論其背公死黨之罪與樗共價臣謂宜加削板之律趙榮國以李宗城姻婭血黨心法相傳自中大小之論無不主張宗城身雖在外其言議則肆行向者邀致鄭廣運於

渠家利啗威脅欲售停達之計及其綻露掩匿其跡使愚騃尹得載至被罪罷如金檟之爲人鷹犬首望風接跡而起世道之憂不可勝言亦宜譴削以懲黨習焉　令曰向以此等黨心致煩　聖聰余心惶懍至今未已今日臣子復豈敢如是獻納李弘稷爲先遞差其章給之翌日　大朝入侍時　上曰趙榮國因何事出城耶承旨李彝章曰李弘稷慘劾故出城矣禮判李益炡曰李春躋遭彈而遞都監事狼狽矣彝章曰李弘稷初論李春躋柳萬重洪重徵洪應夢諸人再論趙榮國榮國素稱平緩而目以黨首必欲

盡去異己而後已此甚大不祥也 上命持來兩度
上書及書批一讀傳曰噫爲今日臣子者至于近日
室潑黨心而李弘稷初章元良旣不熟知其人並依
施似然依施之答墨未乾乘機再章黨心已綻斥人
曰黨可謂自鳴獻納李弘稷特削其職 今日李弘
稷負 大朝苦心反趨黨習不可遮蓋而止永不叙
用趙榮國金礩李春躋等自明對章極其慘毒又使
李啓昌論劾殆無餘地正言趙公宗溥金公時默連
章救解皆不納壬申冬始叙癸酉春拜軍資監正移
獻納論趙榮國反詈言者之罪李啓昌誣辱臺臣之

習皆蒙　溫批發遣入臺望而多斮黜嘗　敎侍臣
曰此臺臣自陞六前予甚愛重之見其黨論太峻一
入言地必大生梗使朝廷不得寧靖予又昔之是年
夏除司僕寺正甲戌松京大飢　上特除開城經歷
到官捐廩賑貸府民賴活府有十年疑獄原情伸枉
松錢虛留累巨萬留相尹公漑將以軍律督捧城內
震慄三日不擧火公力請寬限替當收穀羣情感服
尹公稱以將材西俗買賣以小學及擊蒙要訣等書
敎導之又設鄕約民俗丕變有去後思丙子遭李夫
人憂持制逾禮己卯拜獻納値雷變應　旨陳戒恤

民隱勉　君德殆屢千言　優批嘉奬辛巳拜獻納
以在外臺臣並投畀事有　嚴教謫秦安未幾　賜
環除大同察訪以上官嫌不赴壬午除司諫又除成
均館司成乙酉拜司諫時　上不悅山林有甚於洪
水猛獸等嚴教公承　名應旨疏勉　聖學伸救宋
丞川致金公亮行請施慶恩又請黃敢彥等一體放
釋以示同慶之意　上以求言之故不以罪而優容
焉丙戌除司成移左通禮又移執義又拜司諫値雷
變上疏陳戒除定州牧使以上官不叶圖遞戊子除
舒川郡守以災年擇差也　上教曰汝治績已著故

特除是邑往卽盡心活我生靈都衙先以鬼魅廢公
到而不爲災人異之親審災傷殫誠救卹邑無捐瘠
及歸民有攀轅號泣者辛卯拜司諫有雷變陳戒請
赦遷謫諸人以慰悅人情導迎和氣末又論吏議徐
命善之政注做錯海伯洪良浩之沉湎聲色午衙中
罷及海閫李漢昌宣川柳鎭說之不職請譴罷 上
答曰隨事規勉于屑嘉之先是洪麟漢爲全羅監司
多行不法公欲論劾治疏未上麟漢嗾李安詹先劾
公特公方擬春坊而麟漢隨處逞憾終見枳公遂下
鄕構小亭於雞龍山下龜巖川上爲終老計近菴尹

公沒知有肥遯意書亭扁以介石蓋取易見幾作不
終日之意而老圃趙公明鼎記以識之壬辰除司諫
縣道封章論尹光紹居鄉武斷居家無行時朝象有
分潰之漸公遂斂跡名途專心經籍累不應 召命
乙未冬在驪江農舍聞 上欲令 世孫代理而麟
漢以不必知之說從中沮抑不勝忠憤欲以前銜上
疏構草登程而因徐命善疏已下代理 命矣丙申
英廟昇遐 嗣聖卽阼倖臣國榮擅權公嘗不副其
父益梅之求因此銜之申相晦亦見忤於國榮而竄
逝公以其親查隨而停望丁酉還咸平營立累世先

碣所居莽蒼虎溪山秀麗有紫陽武夷之號古有朱
夫子廟已遺墟矣公發論重刱之祠朱子而配以尤
菴宋先生設講修廳遵白鹿洞規啓迪後進夏習功
令冬習講學一方之士多興起者壬寅以旱求言李
參議澤徵上疏請保合 中宮而末論大臣徐命善
廢問安之罪被極刑公於李公親査也謂公必與其
議雖不顯斥而實陰沮之公之末路沉塞寔由於此
矣乙巳以侍從年八十陞通政丁未以司馬回榜
特賜白牌巾衫以登聞後時推考道臣公志感有詩
戊申銓官宋公載經始擬公僉樞蒙點庚戌 邦慶

陞嘉善付同樞壬子遷陞嘉義資憲自 上特除知
中樞入耆社公以十七年停望之餘起廢收錄特出
聖恩義分所在不敢晏然遂詣闕肅謝因詣靈壽閣
奉審 三聖王牒翌日拜章徑歸陳預教 元子之
道乙卯文科同榜 上以 兩宮同甲特推優老之
典分付道臣給馬齎傳恩數優眷公自念 當宁嗣
服後未獲晉接一瞻耿光已是大願而値此 邦慶
尤不敢遂逡巡詣闕應榜閏二月初六日 親臨萬八
門與新榜生進同日唱榜 特賜御製詩若序又賜
樂賜蓋櫪其榮耀命綾恩若具允明行先進事自內

閣印給榜目 御製詩曰朝日瞳瞳繞禁垣簪花春
映錦筵樽一甲重回司馬榜萬祥爭湊濯龍門福星
遍照中書久元老初兼上舍尊更有八旬人四館將
來文武頌新元 特陞公崇政資仍教曰此重臣少
時不畏權貴喜彈駁以此仇敵滿朝坎坷多年從公
議疏釋許付一品實職嗣孫亦爲問名調用可也公
追賡 御製詩曰 寶座晨開紫禁垣錦筵重奉卯
年樽名題鴈塔重編籍足躡龍宮再躍門享到一朞
初匪望德慙三達敢言尊 賜詩賜樂兼分廩萬頌
難酬 聖德元拜章徑歸以保養 元子累累陳戒

蒙 優批是年秋拜都摠管丙辰正月十八日考終
于公州鄕第享年九十二返葬于靈光理門里後五
年庚申移窆于咸平蟬峙辛坐原公天姿篤孝事夫
人性嚴有不悅則必侍側怡愉待色降乃退有不安
節雖在官時廢公務躬執藥餌復常乃已値喪餘務
盡誠敬老不能將事則衣服冠而坐涕淚橫迸日必
夙興謁廟整襟危坐未嘗疲倚非接賓手不釋卷恆
誦經傳大文朱文書劄立心以忠信守己以儉約於
嗜慾華靡泊如也敎子孫嚴而有法待知舊和而能
莊學問之力踐履之功眞積而堅確文章條暢詩律

典雅早懷經濟之志以世道自許遭遇 英廟論事
慷慨稱君心嚴懲討而 聖意專主蕩平動輒攖鱗
薺注遂疎晚叔於權倖才志未展而退休林壑守分
養眞世故累變而駭機不足嘗訓子弟以性理之說
曰朱夫子嘗言觀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栗翁
亦曰理通氣局以此究之性理之原可以覷破矣雖
躋大耋而體常康寧自少至老不設刀圭及觀化之
日賓客來候而應接如常神氣不亂令內外子孫環
侍左右曰吾今大限已盡汝輩益勉忠孝勿墜家聲
敎戒申申至歸之際定力又如此有詩文若干卷藏

于家貞夫人全義李氏學生奎齡女性度柔婉勤儉
治家常以古語告公曰君子當市朝軒冕時不忘山
林蓑笠底意當公之討兩凶劾李宗城時預治嶺海
行一日之內夫人手縫九件衣才敏又如此於姜媵
得歡心於宗黨備和睦有女士行生後公四年歿先
公十七年墓祔公右無子取三弟弘稱子儒性爲嗣
二女適進士鄭秦煥宋煥中側室男晉榮文科叅奉
女適元在恭李在亨孟可遠儒性娶林述憲女生三
男二女男命緖次進士秉緖次人緖女適沈安人尹
佐成晉榮娶領議政申晦女生三男述緖遠緖駿緖

鄭泰煥男在觀在豐女適宋顯圭宋煥中秉子學圭
命緖男敦根敦球敦益出后女適宋欽舜秉緖無子
取敦益爲嗣人緖男敦喜述緖取遠緖子敦成爲嗣
遠緖男敦成出后敦行女適金得鉉嗚呼公以豪傑
之姿奮起韋服早年蜚英久處言地明於斯文淑慝
之辨嚴於亂賊討復之義咫尺　軒陛雷霆震薄而
小無撓屈蔚然有古諫臣風采而世道遭變翛然初
服甲乙之間累遷臺　名若無意乎世而微義則蓋
有在矣暨落拓已久志節愈確劬書好學白首靡懈
究極性命之原開示後學之方而大耋之年兩楊重

囘身登耆社秩躋崇品 聖恩鄭重榮耀無前天之
享公亦厚矣余嘗獲拜公暮境而氣宇磊落符采爽
朗覿於外可占其中之所存九原可作恒切與歸之
思今於狀德之請義不敢辭謹就家狀纂撥如右以
俟知德者考焉

成均進士鄭公行狀

公諱就河字會源號易簡齋鄭氏系出迎日鼻祖諱
均之高麗平章事其後士大夫蟬聯不絶歷大提學
文貞公諱思道知議政恭簡公諱洪兵曹判書貞肅
公諱淵至左議政文清公諱澈號松江以文章節行

爲我 宣廟朝名臣卽公之五代祖也高祖諱振溟
進士有孝友行早卒曾祖諱漢叅奉不仕 贈執義
祖諱光演 贈吏曹叅議考諱濈 贈戶曹叅判號
谷口淸修好學與金三淵昌翕李鳴巖海朝爲莫逆
交李叅判秉臣撰墓誌前妣長興任氏通德郞時尹
女繼妣全州李氏士人後白女以 崇禎再辛未二
月十一日生公于漢師之於義洞器度溫雅資稟端
重喜怒不形文才贍敏四五歲已能屬文九歲失怙
事母夫人能自知愛敬伯氏智谷公至誠教育一日
將南歸手書九容贈公曰昔松江先祖倩聽松成公

筆書此揭壁以自警栗谷先生作跋語以美之汝須
常目此而體行之毋墜先祖遺緖及長大歸昌平鄕
庄不事產業留心於爲己之學兼治公車業聞朴諮
議光一以尤菴門人學識高明往從之遊講易論理
朴公大加稱賞曰今日始知君爲我師也自是文詞
漸進聲名藹蔚奉母夫人僑居廣州谷口公墓下時
相有鄰居者憫公親老勸祿仕有汲引意公辭以不
願蓋其人雖以同閈相熟而自是一番人領袖故公
意不屑而然也丙辰中從庭試第七名時公之儕友
多新進名流待唱第將擬翰圈宋相寅明聞而不悅

奏請後庭試不宜多取只存三人而竟至削罷人多
惜之戊午中生進兩試爲太學掌議時仲氏簫隱公
疏請尤菴先生從祀文廟而並舉同春之議發於洛
下轉而爲先春後尤湖儒吳東赫依其議陳疏公以
爲同春固是大賢而於尤菴誠有間焉今若倒置無
以服後世公議遂倡議罰東赫南塘韓公元震撰寒
水齋權先生狀文歷敍東賢道統只舉栗尤而不及
沙溪公以爲沙翁上承栗老下授尤翁後學當一體
尊慕南塘之論極涉未安遂入泮宮付黃南塘士論
之右湖者羣起攻公目以侵斥儒賢至有幽齋之舉

公乃還鄉寓居鎭川松江公墓下嘗與蔡鳳巖之洪
講論啓蒙精透奧旨蔡公稱善不已及公南歸詩以
贈別曰多君學道能根窩愧我論詩不博依其許與
可知也晩歲還寓智谷舊第奉慈事兄克孝克恭服
日與到徜徉於息影環碧之間丁卯丁内艱時已衰
老執喪踰禮服闋絶意科宦惟以教導後進爲己任
遠近士子多有聞風而來學者金參判龍慶公之舊
要也甚器重公嘗語人曰鄭某之學識行誼合置胄
筵輔導之任是吾輩責也公素患肩臂積年沉痼而
猶手不釋卷對人輒論文無閒說話其老而好學蓋

如此以已卯五月五日考終享年六十九葬于谷城斗洞某向原前配濟州梁氏己卯名賢梭理彭孫後孫士人大夏女生一男樀後配全州李氏士人溧之女生三男榤榦檢一女適羅州吳宅源庶出檥檀鴨呼公天資秀朗言議峻正孝友因心詩禮飭躬平居終日危坐未嘗有惰慢容接人之際外雖和易而中實嚴正見不善則若將浼焉到老劬書誦經傳如己言嘗舉呂榮公人無賢父兄嚴師友不能成就之語以誠諸子又曰學問之道只敬義是己而懲窒之功尤不可不勇且猛焉又曰人於義理大頭腦處能覷

破則其餘小節目自可領會但持守不固則終非眞有觀於此數語亦可以知公矣噫以公文學行誼苟得闡科第揚王庭則其言論風采當有可觀而不幸厄于時相豈非命也哉公之孫上舍致煥狠托以狀德沉淹床席未及泚筆而上舍遽歿矣遂爲之愴涕而略撮家狀以俟立言者

疎軒李公行狀

公諱宗烈字英叔系出 國姓完山府院君襄度公諱天佑其遠祖也累傳至松崖處士諱增立異於昏朝四論舉義於甲子适變卽公之五世祖也曾祖性

存　贈左承旨祖洙大號愛菊齋考樑號迓慶堂居
喪盡禮性好施與妣晉州鄭氏萬夏女柔婉貞淑婦
德咸備奉舅姑以孝訓子女以義以己未十二月二
十六日生公方其娠也有彩鳳入懷之夢故小字以
得瑞幼而孝友異常侍側嬉戲未嘗小咈親意雖瓜
果之微不先入口觀者稱以天生孝子六歲入學聰
明穎悟不煩敎督而業日就八歲詠鷺有脫袴出幽
谷意在第一枝之句九歲伯氏宗益方誦孟子欲試
公拈浩然章禮兩章數處疑字語公曰汝能往于書
齋取考而來道否答曰唯唯卽往旋來而二章疑處

畢數行口誦不錯一座驚歎十一歲賦詩有松筠影裏忠臣節水月光中太極圖之句人爭傳誦十三歲就學於李公後栢李公見其姿稟純粹而才華卓越亟加稱奬李公遇博雅之士必談論竟夜同學羣兒皆熟睡而公獨從傍昧聽未嘗少懈李公甚奇之曰此兒能無睡乎何誠意之若是也同門諸友待以師表十五歲當大比入試闈筆翰如流一場圍觀咸稱奇童居數歲淹貫經史博涉諸家李公曰汝之德性知識非吾所及吾無以敎汝汝其歸侍益懋德學以成大儒勿以從我爲念仲氏未娶而夭公悲痛切至

詩以挽文以祭痛其志業埋沒收拾士友間挽誄諸作成一冊以傳公才稟旣卓異而庭訓又甚嚴遜慶公好圍碁公嘗傍觀移時翌日遜慶公送碁局於鄰家曰得瑞傍看恐其着念而妨學公聞之瞿然起拜曰老境消日以小子故而廢之小子何安於心此後當不敢近局因終身不圍碁己卯中生員鄕試金丞旨熀折輩行來見大加敬服曰眞稀世才也送其子遊學焉戊子登上庠遂欲棄擧業遜慶公終不許未克遂意甲午登增廣文科公素無榮進意時兩親已篤老且抱羸疾遂不復入洛恒侍傍側夙宵不離値

疾病左右扶持不脫衣冠者或累月逮慶公患痔疾
登廁必進水以洗每如廁公必奉水以侍未嘗使子
姪代勞丁酉丁內憂哀毁逾制身不脫衰絰口不近
薑桂逐日省墓不以寒暑風雨或廢三年如一日辛
丑遭外艱一如前喪制除常含恤茹痛語及先故輙
汪然流涕事兄如嚴父晨夕省候克盡誠敬到老不
少衰歲丙午以春曹郎出爲浿營從事忤監司意丁
未殿最以疎居中遂罷歸因以疎名軒製記以寓意
又著內外十景詩以寫其閒適之趣居鄉十五六年
絕意進取營別業於奉山之西湖道藏之南山靜處

讀書儵然有山林終老之意四方士友咸高仰之山呡浦戶有爭訟輒請决於公曰何近捨進賜而遠告官家乎壬戌拜司憲府持平以在外遞十二月拜吏曹正郎癸亥移拜持平丙寅拜成歡察訪撫摩郵卒驛政修舉以違法當站棄官歸監司鄭公晩錫屢促不起戊辰以久曠啓罷甲戌拜司諫院正言又拜掌令下諭促名公慨然曰世降俗頽紀綱解弛守宰以貪饕爲事吏胥以欺詐爲務生民困窮士習汙下旣叨臺職豈可恝然而泯默哉乃構疏陳六條正卒伍也減糶糴也損戶口也平災結也均海稅也嚴科試

抗以風眩痰癖之症難強鞍馬而力疾登程聞遞職徑歸疏不果上丁丑十二月二十九日考終享年七十九公孝友篤至德行淳茂文章乃餘事而科程各體無不成家尤長於賦策然而凌科第取功名乃爲親屈而非素志也登第之後落拓久屈而未嘗有幾微見於色辭其答人詩曰寧爲白日携空橐不向朱門曳短裾蓋記實也家故饒喜賙恤鄉鄰族黨婚喪必助待而舉火者亦三四十家於書無所不究於文無所不工而沉潛性理發揮經旨多暗合於先儒之訓端居存養以眞知實踐爲務未嘗以師道自居有

執贄請見者辭非其人而不受敎子弟必先小學次
論孟曰讀書欲明爲人之道也科業亦不可廢讀與
做要當以經訓爲主雖不得科亦不失爲明經飭行
之士又以遠聲色愼言語勿言人過失勿與人較爭
等語時時警責曰人之爲人孝悌爲先汝等須實心
謹行無替吾家風可也嘗語學者曰經傳註解只是
仔細看別無難解處但義理無窮而無非收心養性
之要收養之功漸熟則所見日益親切而意味自別
矣其答孫兒書曰古人讀書實是爲己今人讀書只
以受科第取功名爲志乃祖亦一俗中人耳須勿學

乃祖失道奔忙恒着意於聖賢書無外馳毋內忘虛心講理循序進業無使浪消麼好時節答士友疑禮之問必據朱子家禮及我東先儒說條暢明白氣像溫粹辭氣和平訓子姪以義方處宗族以敦睦接對賓朋無不得其歡心尤用工於朱子書常曰孔子之道至朱子復明朱子後孔子也朱子之道至栗谷復明傳宋子益著宋子之於朱子猶朱子之於孔子宋子後朱子也尊周攘夷一體同功奸黨則尹鑴侮朱子善道誣宋子畢竟嫁禍士林者許穆尹拯而拯以先生之道害先生豈不爲曲藝之罪人耶取懷尼往

復成一冊題其目曰邪正明辨錄所著有宇宙精華九州山川集說東國山水記搜奇錄數彙皇明名臣輯錄東野聞見說若干卷藏于家配淑人錦城羅氏松齋世纘之後士人致彥女貞淑和婉孝於舅姑順於娣姒御下有恩頑婢鈍僕罔不心服有五男二女男以寬以宅以安以容以憲女適羅元綱李瀓元繼配青松沈氏士人東迪女溫柔閒雅甚有婦德有四女適金重鉉呉相咸李壕曺錫履孫曾以下不盡錄嗚呼以公之文章才器旣早闡科第而不爲榮寵計娛侍鄉廬一意於溫凊滫瀡殆所謂古人一日養不

以三公擯者而迨及永感之後益無意于進甘自放
於山野寂寞之濱講究墳典有以自樂雖坎壈下位
不得展施而其視凌性命饕富貴終身溺而不返者
豈不賢乎哉况以失路自居視科第以外物而勗子
訓孫申申以聖賢向上事尤豈不卓卓乎哉若使公
早得先覺爲之依歸則其所樹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而其高風淳德鄕鄰士友尚稱慕之不衰玆豈非韓
文公所謂鄕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歟余老病昏塞
久謝筆硏而公之孫潤模曳裹遠來誠孝可尚遂就
其家狀略加檃括如右以俟後之君子有以考信焉

徐汲齋申君行狀

申君在應字時叔平山人高麗太師壯節公諱崇謙爲鼻祖簪組蟬聯十四世而至典理判書諱浩擲璽抗節於我 太祖受禪時又九世而有諱忔 贈司僕寺正當昏朝斁倫貽書斥絕爾瞻於癸亥舉義又不應金昇平瑬兪杞平伯曾諸公汲引而與兄饋摯眷南下家于永嘉之九潭於君爲太世祖也自是稍不振而文行傳世高祖諱鎬曾祖諱恩國祖生員諱曗考生員諱光集號湖隱以孝行學術 贈持平妣德水李氏進士觀海之女甚有婦德君生于 英宗

癸巳正月五日容貌端正雙眸瞭然自幼少聰穎絕
類傍聽人讀書能傳誦在長者側無褻慢容與同隊
遊坐必跪湖隱公甚奇愛之五歲受千字文逐字問
義六歲能作句其詠旱詩有白雲天中起莫意雨來
乎之語長者稱之曰是有輔君澤民之意者也十歲
就再從祖新齋公諱暐學受通鑑日數百行讀不過
二三遍輒成誦及讀經傳至有要義必取考涉溪經
書辨疑尤菴經禮問答難字句之間亦務根究而所
以發問出人意表新齋公嘗笑語湖隱公曰某也所
問皆是難答處吾甚苦惱矣性孝友自知應對已能

承順親意母夫人每令誦說日課文義於膝下家乏使喚或使灑掃庭除將命門外君惟命是遵未或敢違伯仲或被長者呵責君必自引其過季也或與同隊相鬪必提誘而使之斂避凡處族黨朋儕未嘗有違忤之言甲辰內艱持制如老成人及葬墓所距家四十里値朔望雖隆寒盛暑必隨伯仲往哭盡哀湖隱公以其血氣未定慮或生病而憐其至誠亦不忍止焉庚戌委禽于郡守金公斗烈之門金公卽過齋先生仲氏也先生一見君甚愛之勸以向上事翌年辛亥君遂造門請益留一朔受讀聖學輯要作心性

情贊奉質焉過翁大加推許曰剔挍肯綮名義不差吾人見識已到此地位他日成就其可量乎因謂子姪曰某也非汝輩之友可尊敬之遂書徐徐汲汲果而確七字以勉之此君之所自號也及辭歸詩而敍別而目送之君益感奮篤志於四子六經洛閩諸書及我東諸老先生集家靡不融會貫穿又嘗手摸河洛圖書六十四卦方位太極人道心圖作六疊屛常目而潛究如三省四勿九容九思無不體驗而用力焉己未過齋先生易簀于貞山君加麻而奔哭葬後晋編先生所著刀圭隨錄是書卽先生平日用力者

而晩年愼攝未盡修整矣君深懼一字一句之或失本旨旣爲編次又不住校讎者有年成出正本三冊其有功於師門者大矣又述函丈間所嘗見聞者別爲語錄一編君始以親命赴公車科文各體俱贍敏典雅每入場屋必先贊助伯仲以餘力呈己券不以早晩得失爲念嘗赴增廣會試主試者嘉君對策將置上第爲異趣人所力沮人莫不爲之嗟惜而君則逌然也癸亥伯姊李氏婦內外偕喪幼穉零丁而其家素饒人謂外人干涉易招脣舌君曰爲吾所當爲者而已遂躬往治喪求山營窆撫育諸幼俾底於成

立至於其家事亦措處得宜人莫不嘆服焉甲子遭
祖妣朴夫人喪時湖隱公已踰不毁之年而廬墓致
哀氣息凜綴君留侍几筵參朝上食卽詣廬次問候
安否省視寒暖薄暮而始辭歸三年如一日湖隱公
旣闋服病轉劇君九朔侍湯衣不解帶湖隱公値喪
餘扶坐哀號氣塞半日君齧指進血遂得回甦復延
數月已竟遭艱初終葬祭一遵家禮廬墓以終制
庚午湖西士林將叫閽請過齋爵謚之典要君製疏
君以爲雖在草土中一事之地有不敢辭遂構草送
示于同門而使之潤色焉適朝家有事疏未登徹君

甚恨之辛未服闋君泫然曰先府君以門戶之責深
有期望於不肖者而未能立身而顯親是爲終身之
痛也遂廢舉業淨掃一室日以經籍自娛以先公之
屢登薦剡而尙闕褒典乃撰次遺事倣尤翁故事書
請于洛中知舊之可以致力者辭意惻怛人莫不感
歎焉君素患風痰自甲戌夏腹部忽脹君憮然曰此
吾家舊痰也吾將不起虛生天地間無聞而歸爲可
恨而先君闡揚之事又未及見尤所難瞑且吾兄弟
未嘗一日相離死者已矣兄與弟其將無我而何因
爲之泣下然猶以朝聞夕死惓惓不已敎課子弟各

因其材而以孝悌爲本餘力學文諄諄警飭乙亥春洞人以黨塾訓長之任見屬則曰此昔我先君之數十年致意者雖不敢當而亦何可辭每月朔招致諸生訓誨有法考課致詳不以病而少懈丙子秋證勢益重嘗使侍者扶坐曰吾平生愛誦張子東西銘及朱子陳侍郎書玉山講義等篇俄又試之無有錯誤精神尚不耗耶翌日呼弟在永取先公遺事而修改數處仍以狀文之請不可遲緩申申於伯仲顧謂族叔之從學者光翰曰大父托叔於我豈止爲科第一事而惟叔藝業精進欲待大小間結杪後與之從容

講習爲門內後生進就計矣今吾已矣第須益勉焉
吾略干著述皆在亂稿不必掛人耳目望與永弟收
拾以爲後吕子孫之考覽也疾旣革伯氏在並在傍
勸以粥飲君噓唏曰一縷未絶豈可不飲伯氏所勸
乎復爲仲季各進一匙命侍者正席而就枕歿于八
月九日得年纔四十四始葬龍宮之杻洞後十四年
己丑移窆于廉松午向之原從先兆也配光山金氏
生先君一年歿又先君五年而祔于君墓左有君所
撰行狀後配固城李氏學生　女生于　正宗丁
巳柔順慈仁六親咸稱之亦可見君齊家之敎也一

男錫準三女適李周命姜處重金錫奎金氏出也嗚呼君以聰穎之姿生孝友之門擩染家庭趨向己正早登師門觀感亦深而立志甚堅探索甚力見解明敏而讀書必沉潛才氣超邁而持身必敬謹則其所造所存有可知者矣君於經禮之講心性之論篤守師門旨訣而其所推說明白簡當其名目之大者曰繼善成性統四德言之形氣上下以三等分之生之謂性屬之氣質善有受也五行各一謂之本然彼何誤也五常人物之所同也謂有欠闕者非也虛靈聖凡之不異也謂有分數則未也性與理二之則不是

以故無層級之可擬心與氣一之則未妥何得有善
惡之可言若是者無不件件剖釋在在段落使經生
學者一見便瞭然若指掌又有小庸講義一通有人
道理氣之說未發坤復之義鬼神爲理爲氣之辨極
其發揮可以見見識超詣議論根極實非俗學口耳
所可議到者也至於禮說則自三禮疏家至近古先
儒說靡不裒稡會通而其所宗主則在沙尤兩先生
定論後儒之言或有出入反走者特著辨說以斥之
使吾人日用天秩不迷於趨舍其意亦豈徒然也哉
君自在少時已蒙先輩長德之所推許性潭宋文敬

公嘗語君之先府君曰三哥高見博識已不是俗儒糟粕而見其動容周旋依然中禮過齋先生嘗語君之伯父諱光翕曰某也持己之法事長之道固知有得於家庭而於經傳上文義纔聞名目獨得正旨命辭無差也師門一言人無間然矣凡一時名勝一與相見亦無不傾倒金祭判會淵嘗以地主來賀其所述 經筵講義與禮說退而語人曰存養之固見解之明歷數當世儒士當居第一指矣金聞慶在範卽曰過翁脚下之有此人豈非吾黨之幸耶湖隱公之登繡蔿也其別單下方曰子姪之在傍者諄諄敬謹

不失法家規範此亦指君而言者也嗚呼世之向學者固尠矣向學而又能篤學者尤尠矣若君之立志力行一味向道者可謂世不常有矣蓋君之所以自期與人之所以期君者必將闡經傳之奧義以之衛護斯文承師門之遺緒以之矜式世道而天不假年秀而未實見其進而不見其止焉是豈氣數所局而然歟昔吳伯豐程正思特蒙獎與於朱門而不幸短命晦翁慟之曰若稍假之年其進不可量又曰無年而死人不得見其德之所成就若君之所造未知於二子何如而晦翁慟惜之辭豈非為君準備者耶有

遺稿數峇藏于家若經說禮論多有編輯而未及成
書可勝惜哉噫君吾毋黨而又與同門綢繆乎情誼
切磨乎善道者甚不淺尠吾有一飯之先而哭君已
逾一紀悼惜之外自悲其踽踽靡憑且先師狀文之
難成君之所深憂而自君歿後無復可商量者則雖
欲一日忘于懷其可得乎今錫準要余狀德雖不敢
當亦何忍辭玆檃栝于家狀以竢立言者之採擇焉

贈統制使諸公行狀

公諱景彧字敬植諸氏系出漢忠武侯東來爲新羅
人者曰忠麗朝有諱漢有清節不就名麗主嘉之復

姓取一字命爲諸氏有諱文儒佐忠宣王策三重大
匡壁上功臣漆原君自是傳世遂爲漆原人入我
朝壬辰倭難有諱沫倡義殉節　贈兵曹判書謚忠
壯公之六代祖也高祖汝恢蔭主簿曾祖命珏通德
郎祖顯泰考祥富通德郎妣平山申氏同樞大賢女
英宗三十六年庚辰十一月三十日公生于嶺南晉
州之外家前一夜屋有瑞氣光彩甚耀生而岐嶷外
王考曰此兒有異兆又骨格異凡兒他日成就必有
可觀矣三歲而失怙母夫人祭朝夕祭奠必隨而號
哭人稱孝兒稍長受小學書頗解文理事母愉婉敬

謹丁酉遭內艱哀毁過禮日省墓風雨不廢恒不脫衰絰公膂力過人志氣英邁每恨先烈之泯沒累欲封章叫閽而未果　正廟壬子特垂曠感忠壯公褒贈節惠始無餘憾因訪及後孫是年秋公承　命入侍特付勸武屬內禁旅兼壯勇衛乙卯春　上御春塘臺試射忠勳子孫內賜弓箭擢丙科仍賜章服錦段一襲尋除武兼五月奉　命竪忠壯公事蹟碑於其戰地戊午陞訓鍊主簿又奉　命奉安忠壯公位板于星州忠烈祠庚申六月　正廟昇遐如喪之慟幾乎滅性八月出鎭于甲山摠是鎭處要阨而無

緩急備公捐廩出力建倉廒修廨宇繕軍器一朞而告功一鎭完實爲北關最土俗貿貿全蔑文學剏文會堂買置典籍立訓長以誨羣蒙居鎭三載風俗丕變及歸髫白各持皮幣雞酒出餞百里外癸亥遞付訓鍊主簿甲子陞判官丙寅冬出爲海西虞侯莅任月餘周覽山川形便烽臺城門庫廨軍器舉皆頹廢乃謀于節度使一併修葺城堞盡毁圮捐廩補役身操版鍤八閱月而修完之不勞軍不煩民節度使吳文常褒啓陞折衝階兩營間有海溝長可百餘步潮汐出入每値寒節人甚病涉公經紀營度發船運石

未數月而橋成往來者便之號爲諸公橋戊辰入爲
護軍己巳拜五衛將庚午拜羽林將秋遊松京拜崧
陽書院遊首陽山拜淸聖廟又訪石潭九曲拜紹賢
書院辛未冬以黴班在京十二月關西土賊洪景來
等起陷嘉山郡守鄭蓍死之列邑風靡人心瓦解警
報沓至公慨然揮涕曰吾以忠臣後裔蒙 國家不
世恩此誠以死報國之秋即日仗劍登途壬申正月
一日到箕營觀察使李晩秀差爲淸北召募使二日
到安州節度使李海愚見公忠義奮發即啓于 朝
以其所管二百軍屬公公遂以壯士金允起爲執事

鄭宅權爲書記行軍渡淸川江擊楫慷慨曰有如白水去不還兮壯士奮怒志不平兮三日過嘉山民之歸附者多募兵得四十餘人時賊連陷龍川鐵山等七邑而嘉山博川之賊爲官軍所敗賊衆走入定遠城四日公進薄定城留陣東郊與諸軍約曰賊摧沮之餘入據孤城軍心未定守備未完及此時急擊之如其稍定難猝拔五日將攻城先使倡義將玄仁福率義兵持攻城具詣東門待之昧爽與肅川府使李儒秀順川郡守吳致壽進兵公爲先鋒到城下賊閉門不出公持大斧直入斬關門樞幾絕賊大駭登

門樓去板放砲又自城上亂下矢石諸軍退縮公隻
身當賊勢無柰何遂還陣憤然曰兵固死地也而一
人見殺一軍瓦解紀律如此其何以濟事時巡撫使
李堯憲遣中軍朴基豐以八百兵至公見巡撫諸將
陳攻城策辭氣激昂有感動人者十三日巡撫執事
朴致大爲後援公爲前鋒進攻南門以砲壞南城女
墻城尚堅遂還是日朝廷除公薪島僉使兼防禦將
兵判沈公象奎之薦也十五日各陣兵期大舉攻城
公又以先鋒攻南門喊聲內薄城中無應點旗促進
賊埋伏女城內矢丸齊發勢若風雨公顧視後軍一不

繼車梯未至策馬還西催車促軍同身疾馳要至門
外時雨雪淖泥車重軸折公棄車麾軍曰今日之事
吾已有定于心矣後軍之不繼者已矣吾麾下不進
者斬遂直前將斬關而入忽飛丸中額墜馬猶奮髯
撫鞍起而還仆者屢軍校輩扶入城底舍自午至
酉而絕將死猶張拳努目如搏賊狀復以矢至安營
改棺殮已屢經日面色尚如生訃聞 上大加震悼
特贈統制使又命旌閭反柩之日軍校服公忠義莫
不痛哭挽以哀之有邊河箭雨作前鋒將幕潑情父
子同早識孫吳俠壯韜終看巡遠立孤忠之句因廟

堂啓棺殮靷葬悉自官庀且以忠壯公延諡未及公
生前自戶曹給需趁葬前舉行觀察使鄭晩錫節度
使趙啓海伯韓用鐸及吳參判淵常權府使晙文以
誄之極其嗟傷難定後以五月初一日葬于坡州泉
站面鳴鶴山丁坐之原翌年癸酉 賜祭于戰地又
築壇以破賊之日祀公及同時死事五義士竪碑記
蹟乙亥定人立祠於五峯山下腏享公及五義士因
臺臣朴榮顯疏宣 恩額曰表節配 贈貞夫人光
山金氏通德郎厚鼎女有一男二女男安國以公蔭
除部將丙子及第前縣令女適李正源南孝百安國

二男漢緯及第一幼一女未行嗚呼公以英偉之姿有寬厚之性而膽略過人出身居官一心報國未嘗爲營私計平生愛誦武侯出師表聞變之初身無職名又未有　朝命而尺劒赴難請爲先鋒後繼不至而終不退而求生苟非素守之確何以辦此儘乎爲忠壯之肖孫而其源之遠自忠武侯有不可誣者矣余病謝筆硏而縣令君躬謁書懇前後甚勤玆略掇家狀以俟立言者採擇焉

繫日堂李君行狀

扶風李君源彙辱從余遊蓋有年矣稟賦淳實趣向

甚正早年志學其進未已相期於歲寒者固不淺矣
不幸未四十而夭逝余之傷慟久猶未已今其胤子
禮述謁余爲狀累反愈勤嗚呼余何忍泚筆而亦何
忍終辭也君字仲涵李氏籍古阜祖於麗朝僉議政
丞謚文憲諱敬祖入 國朝有諱承幹以金慕齋門
人官監役篤孝旌閭後人俎豆之君其十代孫也高
祖天禰曾祖恩建祖善章考宗榮俱有隱德妣韓山
李氏尚龜之女以 正廟己亥四月一日生君于扶
風之石堤里第君幼而器度異凡聰慧絶倫自學語
時已不喜雜戲恆不離親側遇事物問必到底甫十

歲遇倡優戲狹冊不顧而過見者嘖嘖稱異自是專心向學行己處事未嘗小咈親意每日晨與整衣冠省問兩闈退入子舍掃几案對方冊凝神端坐耽究奧義輒思踐履尤善觀難書君世居僻鄉鄰近異趣染習因循久不能自拔君未弱冠能究極源委辨別是非奉稟于家庭而亟反之正鄉鄰族黨之愕眙於始者乃有信從之後苟非君所見之眞的所守之敦篤能如是乎君思欲就質於有道遂遍拜當世之先輩長老旣又不以余昏陋而往來講質君才器周通夙習於射飮等禮嘗共余赴華陽書院鄉飮之席周

旋相助於進退揖讓之間無所差失時盖眇然後進也觀者咸目屬而願交焉己未丁內艱過哀柴毁仍成羸疾奉養嚴親菽水盡歡扁其堂曰繫日歿于甲戌四月六日年僅三十六配扶寧金氏守哲之女有一女無子以族子禮述爲后娶彥陽金在鑑之女女適士人柳載欽嗚呼若君之才之見今日後生何處得來惜乎短於命而未能卒究其志也感念平昔竊不勝老子命薄之歎強疾攬涕略爲之敍述如此

松坡羅公行狀

公諱珏字連寶號松坡羅氏系出錦城高麗壁上三

重錦城府院君聰禮爲鼻祖入我 朝有諱殷制以學行進除長城縣監歸裝不滿三馬世稱三馬大夫朝家錄其淸白即公五代祖也高祖郁有行誼當己卯禍以弟彬入黨籍坐廢曾祖世章乙巳名臣松齋世纘之從兄也隱德不仕祖祉成均進士考詩男忠順衛妣利川徐氏通德郎卞之女以 萬曆甲戌五月日生公于咸平之佳川里第公天稟異常自幼少已知愛親恆在親側不離跬步六七歲知讀書究文義不煩敎督甫成童忠順公疾篤裂指嘗糞七夜禱天冀以身代及喪葬祭一遵家禮雖祁寒盛暑不脫

喪經廬墓三年毀幾滅性當壬辰亂公年十九母夫
人患脚病公負而竄山谷間忽有賊數十輩露刃而
至公以身翼蔽兩肩被刺血流遍體且泣且言曰吾
方年壯擒之殺之固可也老母何辜願乞一縷賊不
忍害反指示避兵之方遺以粮肉至誠所到異類亦
感轉到海邊飢寒益甚拾蝦蛤以供焉絮蘆花以溫
之殫竭心力七年如一日戊申以孝行薦除　昌陵
參奉庚戌丁母夫人憂守制一如前喪服闋無意仕
進讀書求志　國家有虜釁邊閫極擇從事公應是
選張玉城晩爲元帥時也丁卯亂後遂下鄕杜門謝

世丙子虜再退犯京　大駕入南漢公時年六十三與女壻李公時佑募義旅勤　王公曰南漢危急不可少遲若年少有智勇可先赴吾當益募兵粟繼進遂以所乘馬所佩劍與之適鄰境人感公義來獻馬公行到全州聞媾成李公亦自南漢罷歸相持痛哭而歸次李公詩曰食肉諸公盡縮頭天飜地覆痛何休從今已定入山計驅馬荒城向故州後除掌樂僉正不就以官誥之書僞號也手不執丙丁後曆書家廟告祝書　崇禎年號人亦有慕效之者遂遯跡山野不問世事時以詩律寫其壹鬱愛君憂國之意溢

於言外公嘗遊李月沙廷龜之門李公敬重之有求
官者欲因公紹介於月沙公正色曰相公未嘗私於
吾吾亦不敢私於相公言者愧而退甲申正月二十
二日卒于家享年七十一三月葬于佳川庚坐原有
詩集二卷公自爲序藏于家配綿城朴氏忠順衛悌
之女後公十一年而卒祔公墓一男繪甲女適 贈
執義李時佑洪選鄭志喬孫男光斗次榮斗無后次
景斗女適李汝相曾孫男萬緌萬紀光斗出彥軾彥
觀景斗出玄孫以下不能盡錄嗚呼公至性根天七
年兵戈衣食無資而保養病親於流離困苦之中能

得無憾年過耆艾血氣已衰而倡義勤王於搶攘急遽之際惟恐或後其爲孝爲忠實有人所不可及者而覬後不就官其秉義之卓又豈非廉頑立懦者耶公之後孫廷倫托余以狀德之文余老且病以不文辭不獲就其家狀撰次如右